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九

顧景星

字黃公湖北蘄州人貢生有白茅堂集

周平王論

一

秦論

一

隋論

二

明封建論

三

阮嗣宗詠懷詩註自序

四

送倪玉繩序

四

東山小隱記

五

靳守唐世炤傳

六

悔岸汪公家傳

七

甯都尹宋公家傳

八

賣紙翁傳

十

吳隱君贊

并序

十

朱一是字近修號允庵浙江海甯人前明舉人有為可堂集

武庚論

十二

蘇秦論

十二

張良論

十三

李泌論

十四

李德裕論

十四

建文忠臣補傳

十五

談孺木先生墓誌銘

十六

陳珣字言夏號確庵江南太倉人前明舉人以避兵行逃不交人事

聖學入門書自序

十八

得全堂夜譚記

十九

得全堂夜譚後記

十九

黃侃字孝直號石航江南太倉人前明諸生

明太祖不置丞相論

二十一

鹿樵紀聞序

二十一

黃頊傳墓誌銘

二十三

國朝文匯

卷九

目錄

二

甲前集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九

周平王論

顧景星

周之營雒。周公之智也。蘇子之論不然。蘇子曰。周公既葬成周。而成王葬公於畢。豈有意於遷者。此言非也。葬公於畢。從文王也。從文王者。所以尊親周公也。太公封於營邱。死於周而葬焉。故五世葬於周。從太公也。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以形勢臨東諸侯。晉齊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此言又非也。形勢東臨。諸侯莫如秦。秦子嬰之亡。未嘗遷都也。夫周衰自夷王始矣。厲王奔彘。淮夷寇之。幽王死於驪山。犬戎寇之。未嘗遷都。周之禍不因遷都明矣。方是時。周社稷不絕如綫。平王之遷。不得已也。使平王不遷。外逼於犬戎。而內忌齊楚秦晉。安知不為幽厲續。桓王伐鄭。鄭射王中肩。不因東遷而後敢射王也。周衰王之可射久矣。昭王去成康不遠。楚人膠舟溺王。豈亦有遷都之事乎。蘇子曰。魏惠王畏秦。遷陳。考烈王畏秦。遷壽春。皆不復振。此言又非也。是皆不振而後遷。非遷而後不振也。且春秋時。諸侯或自遷。或為人遷。許靈公逼於鄭。請遷於楚。楚遷之於葉。復逼於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而楚卒遷之於城父。其後晉又遷之於容城。當是時。不遷得乎。邢畏狄。遷夷儀。衛畏狄。遷帝邱。邢衛固不振也。不遷而滅。

於狄不如遷之以待諸侯之救者庶幾猶可復振也。且夫古公不嘗遷岐乎？衛戴公不嘗遷漕？文公不嘗遷楚邱乎？及文公而衛又威有革車三百乘，國人為作定之方中。衛不必因再遷，遂不振也。蘇子曰：古公逐水州而居，事無難者。衛文則恃齊而存耳。此言又非也？古公棄其土地，逐水州，庶幾免於亡焉耳。使古公不遷，必亡於狄。雖難亦遷也。衛文能恃齊而存，不能恃齊而不遷。周平王雖遷，諸侯不能背周，連戎秦襄公則以兵送王。至於文公伐戎，收周土地，人民獻於王，而曰：不如衛之有齊，不亦過哉？平王更二十四傳，東周始亡。使平王不遷，或再有驪山之禍，吾恐惡狐陽人不待赧王而遷矣。蘇子又曰：齊遷臨菑，晉遷新田，皆其威時自餘畏寇而遷，信未能振斯言也。豈待蘇子知之，彼不得已而遷，蓋以為不復振，不猶愈於即亡乎？隋都關中，煬帝遷雒，亦威時也不能不亡。晉懷愍不遷都，不能復存。徽欽不遷都，復為懷愍。使宣和末即南遷，號召諸將，安知其不如紹興之有國？而李綱輩死爭，不過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京師士女百萬，不易動搖，而不知大勢已去，非一不遷可守也。綱等又不知出太子於外，如晉元、唐肅故事，而謂國勢在遷不遷，不已惑乎？吾故惜靖康之不及遷，而哀平王之遷，其事勢有如此者，嗚呼悲夫！

## 秦論

有以係天下之心而疲天下之力皆是有天下秦是也天下之心甚衆而不可齊也力甚衆而不可奪也所以係之疲之無多端焉夫所以係之疲之者何其初不過方隅令天下奔走不暇不以一成為小不以數十年為遲若是者蓋取天下之大權而守天下者所甚憂也秦自惠王欲并天下其勢未能設不幸而六國不從秦關不閉秦且疲於六國必有乘關虎而拾鷄蚌者奚望得天下哉幸而六國從秦關閉秦得以逸待勞六國之民西向而望心忌強秦久矣老師敝賊所以備秦者至矣然而秦不遽取也取蜀所以係天下之心取韓取魏取趙取楚以疲諸侯之力最後取燕取齊蘇轍之耳秦之取天下如是焉耳豈惟秦也吾驗之吳楚吳將伐楚伍員為三師以擾楚楚出吳歸吳出楚歸數年楚大疲吳遂克楚豈惟吳楚吾驗之三國夫武侯之智豈不知魏不可遽取而數侵畧者何擾之也幸而武侯不死屯田踐更之法行歲出強兵以疲魏又幸而司馬懿不悟開壘延戰奔走不暇天下未可知也不幸而武侯死司馬懿悟姜維之才不足疲魏魏之力全而蜀困矣豈惟三國吾又驗於宋夫契丹女真蒙古皆以數十年擾中國幸而中國稍強能以逸待則天下未可知也不幸而中國弱士馬糧餉盡於彼凶荒盜賊繇於彼彼逸而我勞而德裕之社稷掃土而奉元矣是故有以係天下之心而未足以疲天下之力雖蜀漢不能有天下不

足以係天下之心而有以疲天下之力。雖元亦能有天下。吾於論秦而得之。然則取天下者。苟能係天下之心。而疲天下之力。足矣。守天下者。毋令敵國有以係天下之心。而疲天下之力。其亦可哉。

隋論

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滿。文帝曰。朕既薄斂。又大賜用。何得爾對。曰。用處嘗出。納處嘗入。曾無損減。故爾。乃更開左藏之院以受之。論者曰。隋之富強。史傳未聞他術。意者苛取於民者也。乃其時天下承平。數行蠲免。賞賜輒數百萬段。煬帝未。亦嘗除婦人奴婢部曲之課。不聞苛取於民也。而其所以富強者何。蓋墾田多。賦入衆。雖或蠲免。不足以損。是時天下均田之數。千九百四十萬頃。大業中。遂有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餘頃。周秦兩漢所無。而隋有之。宜如是之富。信斯言也。則隋之所以亡矣。隋墾田數之多。猶增戶口數之多也。古之善謀國者。甯有虛府。毋有曠土。甯有曠土。毋有重稅。甯有重稅。毋有蠲免。文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若何。太公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之道。富倉廩。此所謂甯有虛府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鬪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此所謂甯有曠土也。劉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善救災。不至蠲賑。賜與蠲賑。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此所謂甯有重稅也。隋以地狹人



衆者徙就寬鄉。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人人受田。人人有賦。故增數如是之多。夫均田行於元魏。當天下大亂。土廣去聲人稀。以威力勒其國中。迨北齊後周倣之。即難行矣。何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安得人人而賦之。可謂極擾矣。極不善矣。迨夫困鹿充盈。蠲免市惠。奪人擔石。與以壺餐。人雖至愚。不以為德。史臣不知罪作法之貪。而盛稱富強之利。豈通論哉。且夫隋之富強。吾知之。昔者秦之兼并六國也。六國之賸剝於民。積世累年而充。捫其府庫者。舉而歸於秦。秦之富強者。天也不有以安之。窮奢黷武以死於沙邱。隋亦兼并南北。南北之賸剝其民。積世累年而充。捫其府庫者。舉而歸於隋。隋之富強者。天也不有以安之。窮奢黷武以死於江都。故觀乎秦。知乎隋。觀乎隋。知富強之禍。禍也者。上有餘而下不足也。如鄙夫治家。極升合之算。守倉箱之積。而不知伍仞之將去。田儻之將廢也。綺帛梁肉。委於宮中。而不知僕婢之饑寒。抽箕拊鍵之竊發也。意不獨秦隋然也。故極論之為後世戒也。

### 明封建論

昔者封建。未嘗不欲大本而抑末。故王畿千里。諸侯百里。使各君其民而食其土。非朝會燕饗。其供不上於天子。蓋其時九州漫漶。其君非其世家。即其勳勞。足以得民類皆強有力。而能有此一方者。非若後世風雲景從之臣。有賴天子之尊顯者也。故

土地兵民錢穀不得不悉畀委之。既畀委之矣。日積月累。漸臻強大。侵陵蠶食。彼此相加。勢不至并吞不止。秦懲其弊。去封建。改郡縣。不使後世有尾大之患。至於二世。天下紛紜。陳涉攘臂。郡縣瓦解。卒莫有如周召之相共和。鄭武之立平王。晉文之復襄王者。始皇立法之敝也。漢高帝懲秦酷。盡王諸子。而景帝用晁錯謀。削七國地。自是枝葉衰微。王莽竊天物。宗室未有能興一旅加一矢於咸陽者。至二十年後。而世祖起於布衣。則景帝立法之弊也。晉以諸王子為將。出領重鎮。劉曜陷長安。害愍帝。而元帝得以安東將軍即位。建業。唐貞觀中。皇子出為都督刺史。習軍旅。天寶之亂。肅宗得以元帥即位。靈武。議者徒懲七國八王之禍。謂宗室不足崇獎。不亦過哉。明興封十一王。據要害。統兵柄。高帝慮至深遠也。逮成祖起北平。自懲其事。奪諸王兵。設三司以監之。長史之權不及縣貳。昔舜封象於有鼻。則謂之放。今使居一里之宮。絕外內之通。拱手側足。仰餽有司。撤護衛之軍。斷朝請之禮。不敢與聞政事。天下諸侯無罪而等諸放。夫無罪而等諸放。是委其枝葉而痺其手足也。如謂成祖之制百世可無弊。宣宗朝高煦何以叛於樂安。武宗朝宸濠何以叛於南昌。一王之叛。莫得而禁之。則立法之未盡善也明矣。而其後因之不改。藩封支庶不下十數萬。宣宗之子。插眉樹頰。數游城市。貧者流冗狼狽。乞匄為傭。憲宗初。聽宗庶應制科。崇禎中。詔

自將軍中尉下許換授更任亦可謂善矣而諸親郡王單弱如旋劇賊突興束手罹禍可勝痛哉一旦緩急求為晉元唐肅不可得矣夫封建同姓非為恩也以自固也而以自錮悲夫

阮嗣宗詠懷詩註自序

魏人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少有濟世大志太尉將濟辟之不應濟怒乃就職旋謝病歸後復為尚書郎又以病免曹爽輔政召為參軍辭以疾司馬懿為太傅受顧命辟籍為從事中郎懿卒師輔政復為大司馬從事昭繼師求出為東平相旬日而還復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已改步兵校尉籍以世亂逃於酒為放誕之行禮法士疾之如讐司馬師保護得不死嘗為詠懷詩八十二章自有五言未嘗如是之多蓋始籍也疾奸雄弔禍亂流連反覆得小雅離騷之義焉先儒謂籍在晉文代慮禍亂喻託廣遠指趣難究於戲是烏知籍哉籍魏臣不可曰在晉文代也或曰曹丕篡漢司馬亦將篡魏何負於不當是時蜀漢在籍不悲漢而悲魏何也曰籍始終魏臣也按籍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然則生於建安十五年曹丕篡漢籍甫十歲父瑤為魏丞相掾受恩久籍未知往事故曰始終魏臣也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籍故深被司馬氏知世傳其代廷臣作請九錫奏恐非出於籍也即信有之其

周旋避禍心亦苦矣。然而鍾會問時事。沈醉不答。未嘗為伐蜀畫一策。世又傳籍為鄭冲勸晉王。乃有曰。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曰。自先相國以來。輔翼魏室。未則曰。臨蒼洲。登箕山。以諷之。是勸退之文也。以是觀之。使籍得棘國。與司馬氏不兩立。皎焉可見。魏末之有籍。如漢末之孔融。然而融蹈壯趾之凶。而籍得明哲之義。是尤賢也。其詩顏延之有註。不傳。後無復說者。友人汪衡篤學尚友。曰。曷注諸景星唯唯。退而六晨夕卒業於戲。古人往矣。不相質矣。論其世爾。已未通者。仍俟後之君子。

送倪玉繩序

日猶熱也。月猶滄也。風猶是豪豪蕭蕭。水猶是滔滔也。峙者山也。方而下者趾也。噬嗑者齒也。便溺者二孔也。無有異。而至言市朝風尚。輒曰。彼時此時。雖號賢有智之人。不能無變。則何也。噫。可慨矣。然而善觀變者。于其時。而善觀人者。于其變。崇禎十四年六月。上繫蔡奕琛。奕琛言。去夏六月。臣同邑諸生倪襄。贅於庶士張溥之門。歸語縣令丁煌。言溥大有力。立可禍福人。溥結黨聲援。陰握陛下黜陟之柄。上震怒。逮問煌。煌服詔下襄獄。是時溥已卒。公論伸溥。上用御史劉熙祚言。取溥所著書覽而善之。因遍閱溥諸弟子姓名。襄適從獄上書。上廷鞠曰。襄何罪。且善文。其赦襄。襄感

泣誓以死報帝既殉社稷襄書生無可死徒步走留都禮部請試七省流寓貢士而襄以夏邑籍舉第五人為選吏始襄裘馬交游佳公子也聲名籍起為名下士無何詔獄囚既出折節礪行期立功名報天子而今則寄食江湖與余別八年矣遇于虎林幾不識為故人疑其黃冠也既而相與太息字之曰玉繩君安往曰吾將挈妻子鹿門吳市終吾世焉計玉繩生平五變為佳公子為名士為詔獄囚為選吏今布衣長往其不盡時之變之與其時之變之與此者海波飛立颶風吹山作平地大江白浪搖天九首四翼三足之怪出沒君慎無往上虞君之故鄉重巖邃壑可以觀草樹之蕃落閱候物之遷化悟陰陽之消長蚤息而晏起飽食而安波毋登東山弔謝傅毋涉覆危悲康樂毋南望大海想徐福之神仙毋西眺會稽思句踐之甲楯吾聞鳳鳴王京之洞真仙往來雲鬢雪肌晨肇柏碩所未遇子其往焉吾與子之故人吳公超在日寒月熱風絕海竭縮鱗弭髯毋為豫且得于是舉酒三歌以送之

### 東山小隱記

江夏黃鵠山在會城中東西亘數里起伏蟠蛇俗稱蛇山其中峯峯崑曰高觀高觀在黃鵠磯東故又名東山而磯西出于江有黃鶴樓世傳仙人呂崇橘潘畫鶴事引崔司勳詩為據司勳開元先輩而呂渭之孫嵩會昌中舉進士不第司勳詩不應指

呂唐圖經乘鶴者費文禕梁任昉記本謂荀叔璿舉不足辨獨是山雄峙為會城之望必有名流鉅公與山相資不朽而世俗謠傳山靈不受也康熙庚申石城徐子星登覽此山隄磴而上身漸高則隔江羣峯隨肩領踊出北見漢沔入於江南顧大湖匯於內目極二三百里顧而樂之是時榛莽柱塞鼯狸之所窟宅茅茨十數落落亂石密條間于是鬻地于民雉荆剝壤因其隆埤相勢疏鑿覲髻既開棟礎斯立初真竹屋數椽名有竹園次第度築漸以宏廣壬戌丁太夫人艱退而讀禮於此其中有堂四曰此山曰桂實曰梅雪曰翠微有臺二曰雪臺曰高觀其高與峯齊向皆埽土頑石疏之得巖壁數丈擁臺如屏有樓三曰即山為寢息之地高者曰半峯小者曰鵲巢其藩屏於右者曰西爽有閣四曰止山曰皆江曰吸江曰空香有亭三曰舫曰秋曰煙半有軒三曰洗梅曰語石曰花影其又因樹為屋曰樹屋公又以匠心為之間或平步而登不知其下有堂也磴折幽邃花樹蓊茂不知屋內有園也諸皆南向對江外八分山眉開如黛長江東下練曳百里金口黃軍浦可指而示也鸚鵡洲為雉堞所蔽惟見羣腰綠草黃鶴樓遠在其右轟僅如髻黃龍寺在左凭欄俯視碧瓦朱甍如小李將軍金碧畫鼓鐘梵響與空香閣相富其後高嶺多雜木怪石風雨空濛輒欲入雲前為楚藩宮城廢址四面各距數千武自昭王建國厯莊憲康靖端懿

恭八王而止于王華燿。今居民莫敢屋。無他樹。四時草色長青。以此隔截。譙樓宮觀。閭井廬舍。望之皆遠在里許外。故憑眺最幽。此其大畧也。總名為東山小隱。而公自為記。讀記則如游壺中。僕以甲子冬。攜兒昌來寓秋亭。飽風雪之觀。有秋亭唱和集。乙丑夏。復攜昌時二子。館於空香閣。與翠微堂相接。堂與閣前皆臺。是時秋水方上。江身漸高。風帆上下。兩岸皆覩。公日以詩相挑。每清宵坐月。繩牀各據。漏下三鼓。視城中燈火盡滅。天河奕奕近人。公口占筆授。亦都為一集。按宋陸游入蜀記云。黃鶴山一名石城山。而公鍾英石城。海內稱石城先生。此山名適合。山舊有元規樓。奇章臺。今莫能問。豈非往蹟留傳之久。必以其人為重哉。張子石虹有東山小隱賦。而僕為之補記。且述黃鶴所繇名。用告後之志斯地者。毋踵神仙悠謬之譌。而以山資公以公傳山。山靈斯受矣。

### 靳守唐世炤傳

唐世炤字伯闇。廣西灌陽人。舉鄉試。崇禎六年。知蘄州。七年。流寇犯境。募壯勇。積倉粟。占相江山形勢。戰守之地。諸少年竊笑。而世炤益急。城東一里有古渡。曰白馬。久為隄。掘之。合兩湖水。架十丈木橋。寇至。則撤。城北五里。曰逆水溝。掘湖不及江者五丈。為敵樓塞之。築長垣以繚之。西北亦築長垣。地邈於江西南。築女城為門二。曰鳳

山曰龍磯兩湖既通一水濫潏園亭畫艦煙火絃歌相望十里八年春寇犯境諸縣閉城塞道路惟蘄納鄉村隣境數萬人九年秋寇破廣濟世炤督精勇三百去城東三十里而營夜半潛馳入城邏卒皆睡忽擊鼓坐衙執邏者曰汝不見一馬兵入城耶答之與一人符券曰疾馳與某隊長曉至營見世炤方坐啜粥則又答之曰汝何後或時傾得賊所率健卒往襲輒獲首級婦女牛馬器械而還時巨寇在外三月城中宴然諸少年游遨酣飲曰何此老倖倖至是世炤聞罵曰止恐後來患此倖倖耳十年秋總督熊文燦擊降賊過蘄荆王具酒食張樂召賊首飲欲與後宮觀其狀貌左右諫不聽世炤衣錦袍擐甲佩刀選精勇百盛飾鼓弓朋矢舉牛酒釐鞭滾牌緣竿硝火諸戲俱入曰身是唐某聞殿下宴無以為樂諸兒有小技願獻之王大喜即令走馬射錢拍張角觥世炤親射殺林中一鹿炙而分啗之周旋竟日而罷在蘄七年八禦勅賊以勞嘔血卒長不六尺目光雷照口微噤而善談笑卒後有某守催科甚橫衛軍借漕事入民間按索淫子女有鄉大夫輸緩躲而械之船中時大旱疫諸少年乞食枕藉於路十六年正月張獻忠遂陷蘄州進陷蘄水黃州漢陽武昌皆屠之顧景星曰崇禎七年秦寇初渡河張獻忠始為營長八年偽稱八大王十年總兵左良玉破之獻忠窮迫投文燦文燦請許獻忠屯穀城授以官九月與諸賊首老回



回一丈青等十餘營。從文燦過斬。止關廟。時子年十六。為唐侯所知。入謁唐侯曰。熊公不得死所矣。侯驚顧曰。郎何妄言。對曰。張獻忠最狡很好殺。必為後患。赦諸賊首。立斬獻忠。大軍所駐。眾未必敢變也。諸賊本不相統一。惟宜厚其餽賞。分諸總兵麾下。令建功。然後授官。今遽授官且不可。奈何。許授地。昔王仙芝出入蕲黃。蕲黃刺史裴渥為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黃巢詣渥。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巢窺朝廷怯弱。又怒爵不及己。擊仙芝。仙芝亦叛。劫蕲州。渥走。賊勢始不可制。事今疑與類。聞荆王召見諸賊。恐瞞虛實。且有以示之。侯變色曰。善。促裝具入王邸。明年。獻忠果叛。屠穀城。上怒。斬文燦。

### 海岸汪公家傳

公諱繼昌。字徵五。號海岸。先世自唐越國公至宋秘書丞叔教。支庶繁。始析居于歙。曾祖德潤。明周王審理祖起莘。萬曆丙子舉於鄉。父然明先生。諱汝謙。以詩文名天下。好施樂善。折節賢豪。屢辟不出。耽西湖山水。遂卜居慕陸甫里陶水仙之風。為方舟湖中。植花石。藥欄酒壚。茶竈書度笙牀。名不繫園。三竺譚經。西泠延妓。四方名士。集無虛日。縱心條暢數十年。舉子女六。海岸其季也。然明弟仲方無子。起莘命以為後。垂髫補嘉興弟子員。食廩餼。順治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方是時。西粵新入版。

圖

上重守牧之選以公為瓊州守旋授廣西左江叅議伏莽鯁塞二年而後達是時左江烽火千里撫卹反側招徠調贍軍民大悅李定國全軍壓境定藩檄援蒼梧先此左江所隸州縣官未赴任者俱聚南甯倉猝無船徬徨相向公自沈其裝招輕舟共濟時鎮兵跋扈餉匱定藩急命輓輸于東粵餉至而梧州失公收兵救梧而桂林已破會禁軍至隨恢復諸城甲午洪經畧聞其忠勤檄至幕下董軍儲乙未春數夢父病涕泣五請得給假歸然明果時時病猶得半載承歡沒而含斂無憾悉以田園舟楫尊彝書畫讓之諸兄獨處一廬請終三年之制經畧謂禮宜降服不許因墨哀從戎丁酉春補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下江駐蘄州江防之有憲使自明嘉靖始當文安賊蹂躪之後荆王請得憲臣督兵護藩邸故其職掌漢黃二郡旁轄直隸之安慶河南之汝甯江西之九江地開方萬里城則三十有八守令衛所帶甲跼韋之士仰令麾下公至以民間戶婚田土悉歸有司唯簡鍊防禦察奸固圉為己任遠境利害必詳求之制祿外一錢不入城中士子寥寥具酒食延課文清學田出俸錢以獎誘之嘗擯導從問民疾苦登覽名勝引觴賦詩不能委蛇上官或諷之弗改也是歲冬盡征滇大兵過蘄黃挽纜除道徵民夫千例戶出一人蘄城繞數百家少驚則鳥獸

散公哀愁徊徨減其數而犬猶夜吠不止將軍揚帆直上竟不持一檣野艇迎於九江。義艦乘風江濤鼓薄艇權稍遲乃以微夫不足迎送不恭傳言責讓遂絰彈章或勸委過有司猶可回轅公曰有司奚罪彼屬意於我耳越月被逮郡老幼奔號曰仁公以吾曹累何處叫閭公曰父老無憂

天子聖神吾當與父老再見於此衆持筐酒送二百里外閭閻嘆息之聲兩月不絕上果寬宥削官放歸父老子弟復迎二百里外既解官浮家漢上絕口不談時務布袍盛槁往來山水酷嗜書集古金石文日仿數紙長於尺牘並工詩不以示人居漢濱二十二年而門無雜客數還武林省墓念黃鵠晴川輒復來楚癸亥十月小疾長君文孫朝夕侍卒之夕命童子扶掖登樓笑顧長君吾生平懷然諾而快施與以故畧無玩好聲伎身歿之後惟此廳前樓下補花木數株表老夫未展之興其通邁如此年六十七

顧生曰余嘗在金壇張先生公亮為予言西湖汪然明隱德君子子徵五雋才也他日宜與友後余在武林得交然明先生及公持節來楚述張先生言顧即才子他日常與為友以故相得其歡竹邇州廬屏騎過訪坐必終日或過離外輒止導呵曰毋驚幽人之夢也癸亥十月聞公訃設位哭而悠父老聞之皆哭蓋公之立德在消民

夫公之去位即繇于立德嗟夫有是夫陽城元結不底於勸蘇公刺暴視人罔極公固嘿然公子為公狀亦避不書是固然矣烏可泯焉康熙乙丑九月七日景星追述為之傳。

甯都尹宋公家傳

故江西甯都尹宋公諱公達字具在其先江右遷楚自明經文衡公下皆為黃州人公幼異慧四歲就塾八歲詩書易皆上口九歲居母孟太孺人喪哀禮如成人十六補弟子員十八受室於程氏事父席上公值有孝名避亂寓武昌張獻忠陷武昌驅男女老幼數十萬入于江公扶父挈程先從城闌水竄出無所往亦自投磯下有片板承載流至陽邏岸上人從洄湍中投篙起之是時浮屍蔽江鮮有活者人以獨公孝感所致無以資生教村童小學奉席上公甘旨席上公卒周身周棺無憾順治甲午鄉舉辛丑進士知甯都以循良治瘠邑邑有清泰懷德二鄉土寇屯聚死徙荒蕪公請盡蠲逋賦招流亡貸牛種二歲桑麻彌望甯治瀕河夏雨決口水澤逾三版灌城中跣詣神廟為文議禱食頃水落循故道而去按行壕上知歲久墜淤且多隱占據縣志疏濬之四月而工成廣七丈深半之引河通舟楫東西跨二石梁車可方軌自是邑免水患是役也緇下白骨藉藉皆前代刀兵棄骸作巨坎十數以瘞祭而

碑之使後人毋復廬井其上也。自新建伯治兵甯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公曰。古者藏兵於農。有團練保甲弓弩社。奈何餉甲士而惰壯夫。一旦不虞。分守乎。合禦乎。甚不便。昔新建之勦宸濠也。守令各領兵。邢珣出贛城。王冕出萬安。王天與出甯都。強半保甲義勇。于是法其意。練義勇甲寅夏。閩亂作。而甯都已。有義勇二千。成一軍矣。賊前鋒突至。北城營將劉請議事。而南城民雲集馬首曰。公毋往。恐不測。公曰。豈有文武嫌猜。軍民疑貳。而可以禦敵者乎。策馬馳赴。甫揖坐。劉曰。餉援不繼。眾寡勢殊。令君云何。公曰。今日之事。且堅守。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可一鼓而破。劉曰。公言是也。我前公守。公曰。戰氣也。語曰。禽制在氣。公前我繼之。劉率所部亂流以勁弩斃十數人。賊少卻。公揮義勇橫擊。大敗之。方是時。鄰郡邑多陷。羽書不通。賊全軍集城下。號六萬。巨礮墮雉堞。隨墮隨壘。會都督許公援師至。賊解去。有管中軍者。言於巡撫中丞曰。甯都各堡皆多從賊。請發四協官兵接撲。以威眾。中丞許之。仍取縣令結狀。公曰。賊勢猖獗。非無一二脅從。今又以脅驅去。其坐家保妻子者皆良民。若殺以示威。某一官可棄。七尺可捐。此結不可出也。四協以業經調發。決難回軍。公刺血上書。中丞感動。檄軍還。事小定。鞠逆案首犯。稱彭榮實殺我彭榮者。邑之諸生曾與縣役訟語侵令。犯者疑令銜之。冀嫁禍脫罪。公怒曰。天道神明。安可枉也。不問。

榮論犯者如法汀師凱旋公出犒聞婦女悲歎聲隨傾囊解衣裘計口贖之詢籍里姓名命老押牙送其家甯人建祠祝釐碑紀其事始公治甯邑鹽政甯人便之明初賴食淮鹽新建改食粵其後苦銷引之累公請以粵額增淮額則商民皆便三上中丞書獲允蓋與新建先後補救無異義乃卒以粵引帶銷不及額歸咎免官甯人哭而送之餞貽皆不受路饒問道出豫章賊邏獲送其渠魁脅以兵公瞋目大罵我天朝清白吏從汝鼠子叛逆耶賊分枯僕從而繫公於空屋斷飲食恐喝不降當燒死公齧指書壁人生誰百年彭殤同一轍惟此徑寸丹不共洪鑪滅守者竊供飯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無傷也繫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闥持兵杖者數十人曰宋爺安在我等皆甯民並僕從擁而去潛行達南昌方伯姚公驚喜曰公以至誠出於坎窞豈易易哉具舟送歸黃時江督董公移鎮楚以舊屬往謁董公曰宋必達是死守孤城之甯都令耶不軍功顯而離政罷吾過矣握手淚下曰吾茲以君咨內部先還故職徐俟優敘可乎公辭謝再三既受咨無行意或問之公曰故吏如棄婦忍自衛乎卒不行所居臨皋江潯茅屋一區确田一項褐衣補紩與農牧遊顧喜著述有古文辭若干卷考終之年六十有三崇祀鄉賢子庶常敏求哀經及草堂曰小子竊惟先人志墓之文將在地而傳則在於家行于國為史乘之所采信敢再拜以

請發先生其勿辭。駁數景星之友於公三十年餘矣。恐不敘公昭昭之行而以例辭。遂拜受其狀為公傳。期以傳信。故辭無溢焉。

賣紙翁傳

士之處亂世。甘肥遯。潔己而考終。必有名以處此。夫肥遯逃名。惟恐不遠。今曰必有名以處何耶。君子可逃名。而不可令人不能名。不能名者。惟老聃。然而以柱下名。蒙莊老聃之流也。而以漆園名。儀封石門。不名其名。而以儀封石門名。毛公薛公。儀石之流也。不名其名。而以博徒賣漿名。梅福毛薛之流也。而以市卒名。其次或以一藝一事名。陶安公以冶名。沮溺以耕名。陶朱以貨殖名。韓康臺佟以賣藥名。嚴遵以卜名。許陽以巫名。申屠蟠以漆工名。梁鴻夏馥以傭名。馬瑤以免置名。姜岐以蜂豕名。宋勝之以牧名。戶鄉翁以呪雞名。朱桃椎以桐屨名。又其次以癖名。邱新名。傲顧凱之名。癡其下不得其名。而因自為名。高鳳自名為貧。王烈自名為販。劉伶阮籍。畦夸王績。陶潛之徒。自名為酒。又其下至以疾辱名。閻跂支離。疏以形廢名者也。陸通以髡狂名者也。皇甫謐以風痺名者也。費貽以癩名者也。任永馮信以青盲名者也。仲長子光以瘖名者也。是皆豪傑者。逃名之至而保名之固也。凡此不勝數。彼夫孔融。補衡。嵇康。志本遁世者。而遭禍若此。豈非無名以處此哉。賣紙翁則今以販名者也。

應舉不第。為游俠。晚年折節讀書。能說古今治亂。辨人品。嗜酒。與市僧伍。或物色之。輒不應。曰。我賣紙翁也。非所謂必有名以處此者耶。有名處此。則知名可也。知名為誰。儲子稠若也。羅州人。與予善。

吳隱君贊

并序

吳隱君威克者。孝子也。父華元。以誠懇交于士大夫。崇禎末。有丁員外郎奉詔采銅。黔蜀與華元善。挈俱往。病卒於黔。凶聞至。威克年甫十八。麻衣芒屨。辭家遠奔。行次潯陽。值左良玉敗于賊。舳舨相銜。沿江殺掠。威克不得進。甲申六月。南都李博士頒詔往蜀。威克從之。張獻忠既屠楚。犯蜀。黔粵滇雲皆震動。督師李若星駐偏橋衛。扼五省要害。將軍方國安屯常德府。殘破後。涉江乏渡。一翁挈小舟至。熟視曰。子何為者。抑似重有哀者。子將何之。威克泣曰。僕歛人。籍居儀真。將求父。隱于黔。失路。恐客死。不得與父。隱相見。翁曰。毋悲。老夫方將軍幕客也。可隨吾行。至常德。以屬副將王某。抵偏橋。距黔尚六七百里。王曰。前此不能相伴矣。地險多苗。其慎之。威克泣別。所過萬山矗立。有狄無難。狔狖乘亂截劫。遇棺輒疑藏金。必破之。威克叩頭流血得免。掠衣糧。繫銅。夜逸去。跣走十五日。抵貴陽。見親匿。擗踊氣絕。經日始蘇。徐乞募舁夫。跪而告曰。吾曹遭斯亂。姑同寸進覓食。眾曰。吾曹感君誠孝。忍不助力。于是取遵義。



山中間道無煙火。拾糧粟充食。晝則同衆昇棺。夜則相與擁肩露坐達旦。二十晝夜至漢陽。乙酉三月。抵金陵。以世亂不用術家言。竟渴葬焉。嗚呼。吳君可謂孝矣。江甯史君代為其子孝廉募文。以紀予感史君言。節錄大端。嗚呼。其亦可以傳矣夫。贊曰。嗚呼。隱君吳氏之孝。實其然乎。求觀萬里。返葬九京。丁鶴年之求黃沙之骨。馬伯康之卻青鳥之經。智足以達理。勇足以輔仁。跡厥生平。義亦足稱。可以焚樊君雲之券。散折伯式之財。而亦不諱夫操術之奇贏。懿軌善行。詳載於諸公之文。吾蓋未識其子。而樂聞夫吾友云。

武庚論

朱一是

今夫取人國殺人父欲其子北面事讐其子必庸闇嬖弱無人情者如安樂公陳留王輩乃可也否則墜亡國之淚大復讐之義苟乖瑕釁鼓動拔起成為復興之少康敗為誅死之武庚雖幸不幸殊焉感憤蓄志一也余觀武庚固人傑也何傑乎周之國殷而封武庚也疑而設監固知武庚非庸人矣監不他使使管若霍若蔡亦以三叔之才能制武庚爾卒也監之而適以輔之張義旗倡大難危周室焉夫以三叔之才親成王叔父周公之兄及弟也乃疑其親背其君而輔武庚則武庚實能移三叔之心所以致其然者蓋有術矣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殷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也今周之周親反為殷輔武庚非善間敵而用其才者耶且殷之餘民頑之不解遷之不悔雖武庚已死其風不變乃分為二而散處焉武庚又得民心者耶得民心仁也用敵才智也幹父蠱孝也大復讐勇也以仁智孝勇之才稱兵西嚮為其所欲為動搖周室豈苟焉而已耶使周無成王為之君周公為之相則武庚之所為必成惜也君臣之間不為流言所敗卒勝武庚而三叔或殺或放餘民分而遷之是天之祚周亡殷武庚遭逢之不幸也然其謀自老其氣自雄即見商三宗于地下其心可以無愧矣武庚歿乃封微子于宋備三恪其後白馬來賓隱忍傷痛以存殷祀此惟微子能

之而武庚不能也。蓋微子存仁聖之心。武庚具英雄之略。仁聖達乎天命以自解。英雄發乎人情有所不能制以存祀。論則微子是而武庚非以復讐論則武庚所見者大所執者正。欲其隱忍為微子。大拂情而不願也。嗚呼。豈非人傑哉。此微子所以列為仁。武庚不失其武歟。

### 蘇秦論

世祿升而降。數百年一變也。昔周之衰。王政不綱。諸侯自擅。篡亂崩析。苟無人焉起而匡之。不可以久。其勢必趨于霸。霸之議實自管子。春秋之後。會盟既弛。唯務爭戰。秦為最強。強而無以抗之。亦不可久。其勢又趨于合。從定從之約。實自蘇秦。向使春秋而無管子。齊桓不霸。齊桓不霸。天子之勢分。周且速亡。使戰國而無蘇秦。六國不合。從六國不合。從天下之勢一。秦且速王。周不速亡。秦不速王。雖期運固。然操其機而轉之者。二人之為也。故管子以後。霸者不一。求諸侯以主中原。其說皆本齊桓。不則通齊桓之遺意而用之也。是春秋以管子終始也。蘇秦以後。傾危之士不一。合與國以抗秦。其說皆宗從約。不則破從約之說而為連衡也。是戰國以蘇秦終始也。嗚呼。蘇秦非管子以後一人哉。唯蘇秦之才劣于管子。管子之功成而令終。蘇秦能發不能收。及身而從約敗。然其立說之始。六國震而矜之。敬以國從秦。且不敢窺函。

谷者十五年。皇皇乎求破其從而不得。以為其說行。未可得志于關東諸侯也。使關東諸侯堅守秦說而不變。不入朝。不割地。秦攻一國。五國救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卒。同力西嚮。雖虎狼之秦。閉關自守之不暇。安能蠶食并兼。畢六王一四海哉。六國不能卒用秦。又不卒用秦之說。以及于亡用秦者之罪。非秦罪也。秦始皇之時。天下之勢已在秦矣。尉繚猶謂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李斯亦曰。諸侯復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繇此觀之。則合從之為秦畏亦甚矣。況定從之始乎。古之君子。若伊尹太公方略素定。淮陰侯初見漢王。數言而決。楚漢之雄雌。諸葛武侯隆中。亦數言而定。三分之形勢。皆若揣摩素成。出諸其懷而與之者。秦雖傾危。辨士非伊呂淮陰武侯之傳。然其揣摩所為六國從約以抗秦者。自其閉室不出。屈首受書。而識氣機之從來矣。人烏可以廢學哉。秦志在富貴。居無多穢行。卒以反間死。太史公惜其獨蒙惡聲。然則秦何足論耶。蘇洵曰。蘇秦張儀取其術。不取其心也。

### 張良論

今夫有蓋世之略者。必成蓋世之功。然使徒以其略則功之成也。亦僅矣。古之大人所以成功者。獨有其用心之處。發之也有為。成之也無憾。不在乎區區之功。其君不

得以功畜之人亦不得以建功之士小之三代以下莫如子房。子房之功漢與蕭何韓信比而為三傑。然吾不敢謂子房僅漢之功臣也。夫子房所以用心之處凡以為韓報讐也。大父父五世相韓。韓破。子房散家財求客刺秦王。博浪狙擊。擊雖不中。足以折始皇暴強之氣。大索十日。而天下皆震動者。何哉。其忠君孝親之大義固。有以激發之。與感憤睚眦者異也。秦滅韓。子房借楚漢之力以報之。楚滅韓。王成。子房之讐楚猶讐秦也。又借漢之力以報之。五年之間。秦而楚楚而漢。亡忽興勃。俱若為子房報讐。而成其忠君孝親之志。而子房之願畢矣。若夫爵賞其餘事也。于是辭三萬戶之封。而託之乎病。道引辟穀。杜門不出。嗟乎。此豈蕭何韓信所得比其傑歟。蓋蕭何韓信之徒。志在乎居功者也。志在乎居功。故爭功而愈見其不足。子房志不在乎居功者也。志不在乎居功。而在乎報讐。故卻功而愈見其有餘。爭功而不足者。功重則人輕。帝得以高爵厚祿制其命。稍有瑕釁。即不免于禍。卻功而有餘者。功輕則人重。帝即欲爵祿之。而超然不受也。赤松黃石之與遊。類神仙鬼物之不可測。可得而禍之乎。故當是時。蕭何韓信之徒。皆為高帝用者也。若子房則用高帝者也。高帝名為用子房。適以成子房之志。子房實能用高帝。而不居高帝之功。五年之間。所謂秦而楚。楚而漢。亡忽興勃者。非子房之功。漢漢之功。子房也。其量恢恢乎有餘于高帝。

矣。且呂后悍婦人也。高帝殺功臣。后實為之。而獨于子房有加禮。其辟穀也。強之食。雖以太子故。德于房歟。抑亦素所蓄積。超然不受功者。有以折后之心哉。後世惟唐鄴侯得子房輕功之意。以白衣事肅宗。故張良姊亦不能害。可謂善學子房歟。若魏崔浩自比子房。而卒至于殺身。則所以居成者非矣。

### 李泌論

李泌佐肅宗。遇太早。功太奇。歷四世而事德宗。相業又為唐稱首。可謂善始善終。人臣之極則矣。然泌當時憂讒畏譏。若不能一日安其身。而求退者何。語曰。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二者相比。構宮庭骨肉之變。而深嫉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嘗束手結舌。而不敢救。故人主治天下有大患。而寇賊兵荒之事不與焉。譬人之有病。寇賊兵荒。病在表者也。骨肉之變。病在裏者也。正人君子治病之良醫也。病在表者。風濕食飲之為虐。為之驅邪蘇熱。效即以奏。病在裏者。其毒發于肺臟。腠理攻之。既不能順之。又不可。且有女子小人為二豎。根據于膏肓之內。雖良醫望之而卻走矣。是故李泌不難于定建武之亂。佐貞元之治。而獨難于爭廣平。建甯。順宗之蒙譴。卒也。建甯不可救。而廣平順宗尚賴保全。國本搖而復定。國勢危而復安。是泌之于唐。智過扁淳。功同續命也。然而處此蓋亦危矣。肅宗與泌布衣交也。泌事德宗三世之勳臣也。二

宗皆共事于患難。交莫親于布衣。望莫隆于三世勳臣。義莫切于共事患難。何嫌何疑。宜無不盡言者。然泌不敢言建甯也。身將去而始言。廣平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既辦殺臣。臣安得言。其爭太子舒王事也。德宗曰。卿違朕意。何不自愛家族耶。泌亦以家族保太子。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然則泌爭人主之骨肉。蓋已幾乎殺身亡家。而始克濟也。夫人臣事主。而幾乎殺身亡家。則凡守明哲之戒。有全軀保妻子之念者。必不出此矣。國事尚可為哉。漢高英主也。張良心腹之臣也。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周昌爭之而不得。張良爭之而僅得。然必借援于四皓。婉轉措置。乃回高帝之意。其用心之苦。正與泌等。吾觀古之學神仙黃老者。惟良與泌。皇皇然身嘗求退。而輕富貴焉。惟輕富貴。斯人主見諒。而女子小人之忌也。亦不深。故言人之所不言。獲免于禍。是良之杜門辟穀。泌之結廬衡山。乃避禍之狡窟也。宣真神仙黃老希出世也哉。後之人主。無張良李泌之臣。輕用女子小人。致有骨肉之變。如周幽王。晉獻公。隋文帝之屬。紛紛而莫救。亦可悲矣。

### 李德裕論

唐李以牛李分黨。宋蘇轍諸人謂牛以德度勝。李以才氣勝。並有瑕瑜焉。自我觀之。其相去也遠甚。蓋僧儒者無識之庸流。德裕者經世之名佐也。僧孺之黨。若李宗閔。

李逢吉之徒皆險媚。大病于國。而德裕之黨若裴晉公。則國之勳臣。社稷恃以安危者也。僧孺之行事如策幽州。則勸安撫。策維州。則主卻地。惟託于鎮靜。以無事為安。而德裕則果敢有為。出為方鎮。入為宰相。經營措置。皆足以彊主而振國也。唐之衰也。衰于藩鎮之驕。不奉天子命令。當是時。使無裴度。李德裕父子為之相。以奮威。增重於朝廷。則積漸而往。其不為東周之守府也。幾希矣。君臣相得。自古難之。武宗之任德裕。雖齊桓相管仲。不是過也。德裕亦以管仲之術教武宗。其引仲言曰。瑟琴笙芋。弋獵馳騁。非害霸。惟知人不能舉。舉而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于是武宗信之專。任之重。言從計行。討澤潞。及回鶻。六年之內。王室幾中興。使天祚唐季。假武宗以年。而德裕前不小用于節使。後不挫折于貶竄。并一生之精神才智。盡攻于政府區畫。將藩鎮。盡革。外攘內安。不難復貞觀開元之盛。豈建武以後可幾及哉。無如小人進讒。不竟其用。六年奏治。如隙日之光。陰霾即蔽。使不重朗。人之云亡。唐以殄瘁。深可悼也。當文宗之朝。牛李之爭者。莫大于維州。夫維州。唐故土也。代宗時。陷入吐蕃。羣衆盡銳。攻之而不能返。及德裕抗險制勝。西南二邊寢懼。悉怛謀始。歸命以城降。此百世之偉功。豈納叛哉。僧孺必欲以我故土。予吐蕃。是割肉飼禽獸。而自以為仁也。且納叛與復土。其義有別。春秋邾庶其以漆閭邱歸魯。魯卒夷以牟。



要防茲歸魯則並書其來奔。不予納叛也。謹聞則書歸郚。謹龜陰則書來歸。予復土也。然則維州之歸其為春秋所予也明矣。議者乃謂卻維州以後吐蕃不為邊患者終唐世。以是予僧孺。夫漢唐戎狄之盛衰。嘗與中國相終始。漢武帝以前中國全盛。匈奴亦強。元成之季漸以微矣。唐之邊患自高祖太宗迄于憲文。無代無之。而厥後亦不復振。蓋威衰氣運固然。謂區區一卻悉怛謀叛服不常之吐蕃。遂能永世而守信。此嬰兒婦人之見。黨人借以為飾罪。君子不之信也。

建文忠臣補傳

建文帝之變。致命諸臣。何其盛也。往往逸紀載外。余過維揚。獲聞張給諫遺事。廩廩然可敬也。節豈下方鐵哉。急書以備史官採擇焉。按張名德。字仲敬。丹徒人。建文元年。以大臣薦。詔試禮部。授右軍都督府斷事。上治安五策。守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頗切直。冬。使甯夏。圖三邊形勢。歸。獻是時諸王強盛。大臣憂之。建議削弱。德抗言。古者封建。所以藩王室也。即地踰古制。宜裁以禮。若因細人告變。動搖宗室。使人人自危。非社稷之福。疏入。不省。燕師起。德復上書。言漢吳王濞之禍。成於鼂錯。後用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爭之。七國雖平。漢益重困。唐昭宗詔誅李茂貞。杜讓能。以天子近臣。仇人剝刃而莫禁。今治兵無鼂錯之才。料事無讓能之智。徒使國

家踵漢唐之禍而諸侯有吳岐之謀此微臣所日夜痛心而泣血也未幾咸庸出師  
朝命遂改德戶科給事使犒師德至東昌以忠義勉將士軍中皆感激效死一日遇  
北兵督戰殺數十人會大風沙塵蔽日師亂北兵乘之德馬蹶被執有識之者曰此  
張給事也見王王曰是言遵祖訓安宗藩者乎趙釋之德大呼曰殿下以諸侯王稱  
兵犯闕為遵祖訓乎天子應安宗藩宗藩反欲危天子縱事成何以入宗廟見高帝  
乎王怒劔斷其臂左右刃交下德死不作軍士咸異之排牆覆其尸而去時年四十  
一無子子猶子孟岳具衣冠葬德建文帝詔議贈諡未行文皇帝即位榜死臣宗族  
朝堂名逆黨次等行誅德以陣亡不入逆籍族得全家人避禍隱其事不言越二百  
七十年德族孫九徵稍傳德死事狀云德嘗與齊尚書秦友善謂秦曰公憂諸藩非  
為護衛軍乎遠富燕谷最强又近邊宜用踐更法遵精銳備邊其留國中者都司得  
以掌尺籍伍符即不軌以法繩之此不戰而解兵之道也秦曰燕事急奈何德曰燕  
王雄略類太祖其地金元用此興誠可慮今以一軍軍保定一軍軍永平徵燕護衛  
戍守遼東奉命則已否則移師蹙之一北平能抗天下哉若侯先發河北震動諸藩  
應之南北自此裂矣德又與方侍講孝孺書曰燕師已迫公宜練兵衛京師周公誅  
管蔡未聞用周官周禮以成破斧之功其言皆激切云

論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張給諫上書建文。智也。臨敵勇也。殺身仁也。蓋幾乎兼三德矣。或謂建文帝及齊方早用德言。無金川門之禍。嗚呼。其然。豈其然乎。歷觀漢唐宋不越再世。皆有內難。殘傷骨肉。禍變如此。雖百給諫何濟矣。

談孺木先生墓誌銘

漢代取士。曰賢良方正。曰博學宏詞。近世孰兼之。其談先生孺木乎。先生與余生同邑。諸生同庠。不求聞達。以布衣老也。同志不幸死矣。死一年。孝子樸祺社葬先生宅之東隅。介李子楚柔以狀來乞文納隧。余何忍辭。按狀。談之先汴人。宋建炎初。迪功郎。肇南渡。居臨安。四傳徙海甯東林村。再徙麻湮之西河。世耕讀。先生父于庭受諱。郡庠母沈氏生吾志。繼母俞氏生先生。幼穎異。舞象補弟子員。性獨喜古文辭。為時文。應制。猶古文也。用此久不遇。稍長。益肆力經史百家言。尤詳國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人也。而於革除多失實。徇愛憎。以上下其手。實錄如此。安有定哉。於是論次同異。成一家言。壬午。受知甌山張公。為布衣交。又因張公交硯齋高公。甲申。國變。金陵擁立。高入相。張家宰。先生著折角巾。褐衣芒鞋。遨遊二公間。凡新政得失。皆咨先生。丙夜猶前膝刺刺語。相國薦先生辦事中書。辭。薦入史館。又辭。或問其故。曰。余豈以國家之不幸。博一官耶。已。勳寺交扇。時事日非。先生從史二公乞骸骨。明年。張公客

死宣城。高公致命會稽。先生歸麻湮。獨居深念。忽忽如有失。丙戌明經次及。棄去。會里中盜起。失著稿。盡。先生悲歎曰。余髮種種。硯然視息人間。爲書未傳其人也。今且奈何哉。尋與魏塘錢塞庵相國輯近世實錄。又徧諏諸故家志。復所著癸巳受梅麓朱公聘去燕都。甲午八月朔。徒步謁思陵。守璫許某導趨寢陵泣拜。丙申旋里。又附靜園沈公之官平陽。將哭藐山張公於墓門。以疾卒平陽。當是時。先生著稿成之再矣。死從藐山諸公地下遊。何憾。然余謂先生才不止此也。生不逮盛時。入承明廬。給筆札。擅一代之制作。徒窮年借書。齒足疲腕。腐毫穿研。成草莽私志。雖交遊多賢公卿。計行言聽。不免乞升斗依人。可云附青雲邀聲施也哉。至於白首謁思陵。與傷黍離。哭冬青。何異。其後四千里走平陽。雪淚於墓門宿草。又王炎午弔舊成布衣祭忠也。嗚呼。河山風景。人孰無情。若先生者。窮老拂鬱。爲感恩之烈士。失路之恨人。尤可悲也。己先生性孝友。事兄吾志。終身無忤色。處己廉。不妄取一介。人德於己。終不忘壬午小乏。余遺之十金。比余避亂山中。家人構訟。先生戴星出謁友乞排難。曰。必報朱君。余後寓梅溪。先生每過相勞苦。余具麥飯。必飽食而別。晚年交余厚。稱知己。然呼余但曰契丈。古道猶存。慨世衰誼薄。諒以相尚。先生歿無復丈余者矣。先生初名以訓。改名遷。卒丁酉十二月十一日。距生萬曆甲午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配俞。

氏生三子。樸棋社集先生所著叢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遊錄八卷。西遊錄二卷。叢林雜俎六卷。叢林外索六卷。海昌誌八卷。及雜著百卷。藏於家。

銘曰。何生之才。何遇之乖。何志之哀。魂千里兮。盍歸來。抑亦從高公張公。慟哭乎夜臺。

聖學入門書自序

陳瑚

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  
梏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  
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  
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為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  
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  
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  
人材所以獨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以衆矣。而其所以  
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  
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大學小學。豈非為人之規矩準繩。  
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  
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  
見。至於今。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為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為口耳  
餽釘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材之盛  
意。嘻。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梓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為遷善改

過之學。時將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為日記。孝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為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存饑蝗蝻疫。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材之消長。人材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地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為之哉。適愚遜跡蔚村。朝夕往來。得濶上數友。而吾輩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謬。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為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尚未足以暢厥指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為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邀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為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

君子之後竊聞聖學之緒餘而輯為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得全堂夜讌記

余之倦觀歌舞也十有七年矣客歲館太原王氏其家有伶人張者年七十五能唱大江東曲主人召之為予歌不勝何戡舊人之感今歲庚子夏乘戎馬間從一弟子劍書襖被發虞山過梁溪歷毘陵未方乃渡京口上廣陵復紆迴之楊山折海陵而始至雉皋訪冒子巢民冒子時臥病聞予至急披衣起呼其二公子穀梁青若迎予水繪庵其明日開得全堂延予入酒行樂作予色變起固辭而重違冒子意乃復坐客有稱燕子箋樂府譜自懷甯來者因遂命歌燕子箋迴風舞雪落塵遏雲忽念吾其年秦蕭楊枝諸詞真賞音者也歌未半予避席興揖冒子曰止客問曰何為予曰古人當歌而哭謂不及情然憂從中來竊有所感而不能舍然也昔崇禎壬午予遊維揚維揚者吾師湯公揚庵宦遊地也予與冒子同出公門因得識冒子冒子飾車騎鮮衣裳珠樹瓊花光動左右予嘗驚歎以為神仙中人時四方離亂淮海晏如十二樓之鐙火猶繁二十四橋之明月無恙余寓魯子戴馨家魯子為予置酒亦歌燕



子箋。一時與予交者。冒子魯子而外。尚有王子螺山鄭子天王諸君。皆年少。心壯氣豪。自分掉古握管。驅馳中原。不可一世。曾幾何時。而江河陵谷。一變至此。顧予來游。計道路所經。為府者四。為州者二。為縣者九。為里一千有二百。為時五十有一日。所見皆馬矢駝塵。黃沙白草。問昔年之故人。死者死而老者老矣。予揚州雜感有曰。春衫夜踏瓊花觀。綺席新歌燕子箋。撫今追昔。能不泣然。而忍復終此曲哉。冒子仰天而歎。已乃顧予而笑曰。君其有感於燕子箋乎。予則更甚。不見梅村祭酒之所以序予者乎。猶憶金陵罵座時。悲壯激昂。奮迅憤懣。或擊案。或拊膺。或浮大白。且飲且詬詈。一時伶人皆緩歌停拍。歸告懷甯。而禍且不旋踵至矣。當是時。燕子箋幾殺予。迄於今。懷甯之肉。已在晉軍。梨園子弟。復更幾主。吾與子尚俛仰。偃蹇興黃塵玉樹之悲。動喚宇彈劍之怨。謂之幸耶。謂之不幸耶。予之教此童子也。風雨蕭蕭。則以為荆卿之歌。明月不寐。則以為劉琨之笛。及其追維生死。憑弔舊游。則又以為謝翱之竹如意也。余曰。善。冒子遂命畢曲焉。三作三終。盡其技乃已。月亭午而客始罷去。

得金堂夜讌後記

歌燕子箋之日。座上客為誰。余子公佑。錢子李翼。持正。石子夏宗。張子李雅。小雅宗。子裔。承郢。子昭伯。冒子席仲。皆吾師樽俎。趙先生之門生故舊也。談先生遺言。往行。

相與歎息。越一日。諸君招予復開樽於得全堂。伶人歌邯鄲夢。伶人者。即巢民所教之童子也。徐郎善歌。楊枝善舞。有秦蕭者。解作哀音。每一發喉。必緩其聲以激之。悲涼倉兄。一座歎歔。主人顧予而言曰。嗟乎。人生固如是夢也。今日之會。其在夢中乎。予仰而歎。俛而躊躇。久之。乃大言曰。諸君子知臨川先生作此之意乎。臨川當朝廷苟安之運。值執政攬權之時。一時士大夫皆好功名。嗜富貴。如青蠅如鷲鳥。汲汲營營。與邯鄲生何異。嘗憶故老為予言。臨川遺事云。江陵欲貴其子。求天下名流以厭羣望。有以鬱輪袍故事動臨川者。臨川不受。既過一友家。某亦名士。臨川言之。某色動。臨川曰。欲之耶。某曰。如後日何。臨川曰。果爾。公則有疏。私則有書。可以報相公也。其人果得元。遂以書力諫而去。若臨川者。亦可為狂流之一柱也。其作邯鄲也。義形於外。情發於中。冀欲改末俗之頹風。消斯人之鄙吝。一歌之中。三致意焉。嗚呼。臨川意念遠矣。豈惟臨川古之人皆然。鵲首之剪。翟犬之賜。亦當時君子。嗟念宗周興懷。故國怪夫強暴如秦。何以一天下。悖逆如趙。何以享晉國。涕之無從。不得已而呼天。笑曰。此必醉天為之。此必夢天為之。史臣不察。載之冊簡。後人信之。遂為美談。千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湮滅盡矣。甚至有借昔人之寓言。助二氏夢幻泡影之說。將使天地間有形有跡之物。大丈夫莫大莫遠之任。一切付之雲飛煙散。酒闌夢覺。間於

戲有是理耶。物之有生必有死也。有始必有終也。二氏畏之而思避之。避之不得。乃設為妄誕之辭。以炫惑當世。吾儒之道。與天地同其健。與日月同其明。與山川草木鳥獸魚龍同其變化。且天賴以成。地賴以平。日月賴以明。山川草木鳥獸魚龍賴以成。若有物必終。有形皆死。而吾道獨無窮極也。其可諉之一夢已耶。今吾與諸君子同游吾師之門。皆有志為古人之學。吾師往矣。而其剛果之氣。挺然不拔之操。尚有能言之者。當與諸君子共勉之。何夢之足云。諸君起謝曰。善。敢不蚤夜以思。從吾子之訓。毋忘今日之盟也。

明太祖不置丞相論

黃侃

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聖人知利害互相倚伏而逆為之所。然後不為害之所乘。而利亦永久而不廢。今天外戚也。閹寺也。母后臨朝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亡人之國。後之人主。終不能舉三者盡廢之。不過設立禁防。使宦官戚畹後宮之屬。不得干預政事。以為保邦遏亂之道。如是焉已爾。用人亦然。自公孤以至羣有司。苟其人不肖。皆足以亂天下之政。人主亦惟甄別賢不肖。而未嘗以人之故而併廢其官。廢官而事將不舉。其禍且滋甚也。胡惟庸。明之鴛相也。而以逆聞。誅之足矣。何必永廢相職哉。推明祖之意。必謂操莽懿堅之奸。皆挾相權以陰移國祚。故毅然廢之而不疑。此亦強榦弱枝。尊君抑臣之遠慮也。雖然。不可為訓。天下治時少而亂時多。長主臨御之日少。而主少國疑之日多。當國家多故。小大沸螳。庶司百職之屬。各以職事上請。人主能盡決之乎。或大將握兵於外。或母后制命於內。或用一人而毀譽雜乘。或舉一政而詛頌互作。人主不自裁決。必且寄耳目於他人。與其黃門女謁倒持太阿。孰若中書省之為可信哉。且其時雖廢丞相。而丞相之職掌。必有所歸。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特命學士入直。以備顧問。不過翰林五品官耳。仁宣以來。三楊輩承心膂之寄。體勢嚴重。六官之長。皆因以決事。嘉隆之際。貪若嵩。忮若拱。專若居正。頤指百僚。不

畜奴隸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天子亦何利焉。雖然使閹臣皆賢。如古蕭曹姚宋之屬。而吾亦不得以相臣之效責之。何也。丞相無所不問。而閹臣止司票擬。丞相止一二人。而閹臣或多至數員。司票擬則止於文字之職。而數人為政。則權有所分。故殿閣之官。視六部尚書則暴重。而視司禮監則暴輕。昔者三楊之賢。皆不能彈壓宮中。而其進退或反係中官之喜怒。厥後茶陵之於劉瑾。江陵之於馮保。皆嬖姁。洪烈無所匡救。熹宗之世。璫禍滔天。宮鄰金虎之屬。矯殺大臣。而不知則罷中書省之效。可知已。然則丞相不可廢。而知人其難。安所得賢相而用之。曰。卿寺者。儲相之地也。諫官者。儲卿相之地也。昔貞觀時。三品官上殿奏事。皆令諫官隨其後。糾舉得失。及李林甫作相。欲閉言路。遂有仗馬不鳴。一鳴輒斥之喻。說者謂唐之治亂。大約係此。夫有天下者。必使諫官不為宰相之私人。而後天子有所寄其耳目。故擇諫官者。擇宰相之善術也。

鹿樵紀聞序

嗚呼。此書何為而作乎。蓋憫明室之淪喪。數神州之陸沈。歷敘寇禍。起於戊辰。訖於甲申。倣擾內訌。於十七年中。與思廟相終始者也。書凡十二卷。其一曰。鴉首火寇之發難。繇於煇廟時。秦中節鉞大吏。實奄黨私人。法紀紊弛。致怨卒飢民。嘯聚羣起。此

寇之始於秦而延於晉也。其二曰澠池水。崇禎初年。其時東國釣者。若烏程韓城之徒。惟門戶是爭。不以封疆為事。謂此弄兵潢池者。特癰疥疾耳。而秦晉之任閭外者。多債帥驕弁。不早定撲滅之計。致寇氛日盛。得渡河而南。實自澠池之破啟之。此寇之熾於豫而蔓於楚也。其三曰真甯。恨寇已流毒中原。屠城殺吏。所至糜爛。馴至焚燬陵寢。東南震動。於是洪公承疇以秦督扼豫楚之中。命將分討。可謂握勝算矣。不幸湫頭鎮王師敗績。大將曹文詔死之。論者所以太息痛恨於真甯也。其四曰朱陽潰。維時與洪公戮力同心者。有楚撫盧公象昇。才智悉敵。忠猷推讓。有皇甫嵩朱雋之風。亡何而尤徐二將不遵節制。師潰於朱陽。函谷天險一朝墮突。此百二河山所以長為賊藪也。其五曰黑水擒。洪盧各以鐫責遠移邊徼。乃用孫公傳庭代之。孫之才畧實足辦賊。黑水峪之役。生得高迎祥。檻致京師。又屢捷於渭南咸陽。兵威大振。尋以兵餉掣肘。銳氣銷阻。策馬陷陣。以一死報國。傷哉。自是而武陵相楊嗣昌駸駸用事。此朝廷任人之得失所由分也。其六曰穀房變。武陵時在中樞。而熊文燦為制府。雄唱雌和。務為大言以悅主聽。而動失機宜。僅出招撫之下策。輕受獻賊之降。駕馭無術。復叛穀城。蓋自此縱虎不可復制。而貽後日莫大之害。則文燦為之也。其七曰開縣敗。天子既嚮用武陵。臨軒推轂畀以督師之任。龍眷雖渥。迄無成功。敗於開

縣僅以身免。而襄陽之破。雒陽之陷。同時報聞。雖欲不仰藥自裁。其可得乎。蓋後此而任事者無人。天下事亦大壞不可為矣。其八曰汴渠壅中州數百年衣冠文物。悉蕩於黃河之一決。而周藩遂罹其難。其他宗藩被寇之地。先後遇害。最為慘酷。蓋天潢玉牒。幾無噍類矣。其九曰通城擊。紀賊闖之起於米脂。迄犯順闕廷。終被山神之冥殛也。其十曰鹽亭誅。紀逆獻之起於膚施。迄僭號蜀中。而卒伏天誅於興朝也。其十一曰九江哀。紀左良玉奮身行伍。受封甯南。用兵勝負之本末。而以不戢其下死。而抱憾於九江也。蓋同時大將。若黃靖南。劉廣昌。高興平。劉東平者。兵力之強。俱不如左。其可以當寇者亦惟左。而至於此極。亦可哀也已。其十二曰虞淵沈。分上中下三卷。上則紀災眚怪異。雜見於天人物類。若預有亡國之兆。雖以思宗之焦勞恭儉。而陽九百六。卒不能免也。中則紀鼎湖大變。暨殉節諸臣。自都門而秦而晉而豫而楚而蜀。被難之姓字。歷歷可稽也。下則紀閩廣江北河南諸雜寇。而以淮南四鎮終焉。嗟乎。自戊辰初元以來。大盜移國。廟社為墟。朝野之間。握管紀述者多矣。率近於稗官小說。虛誕不雅馴。未若此書之可徵信也。作者自稱舊史氏。每卷末有總論。有附記。其事核而詳。其文練而達。其於人材邪正之關。軍國安危之際。未嘗不三致意也。其曰鹿樵紀聞者。定哀之際。多微詞。危之也。亦隱之也。予於作者舊廁門牆之

未竊窺削毫頗了大意自夫已氏取付殺青或割截篇章或點竄字句而作者之志荒矣予憫夫厲鼎之盛行而後世併真本而棄之也於是乎書

### 黃頊傳墓誌銘

順治十年春隱湖毛子晉招虞選諸名士為文會諸生中有頊而髯者予閱其文甚奇酒間知為黃子頊傳遂定交又三年頊傳授經沙溪與里中諸子抵掌論文予以為吾黨中速售者宜莫如頊傳而竟不得志以死死後十餘年予乃執筆而志其墓嗚呼悲夫頊傳名遷改名祖頊先世大興人曾祖某卜居太倉祖某父某皆不仕頊傳少時讀書一目數行有聖童之目時將亭確庵倡道東南愛頊傳才招致門下頊傳以其間覽河渠食貨之書通毛鄭京何之學為文汪洋浩漭不名一家西山張公視江南學政拔頊傳第一手其卷謂諸生曰此子今歲不發解吾不相士矣既而頊傳試鎖院不遇而適有奏銷之事先是頊傳居太倉而諸生之籍隸長洲有富而狡者借其名以避役頊傳不知也及歲試竟以新例見斥頊傳訟於有司有司漫不省則走之浙應童子試學使者金公賞其文亦真第一有忌者毆諸途頊傳匿案中以免時頊傳年四十遇无妄之災益憤懣不自得乃附舟入都學士宋公祭酒徐公交口譽之得入太學康熙十一年壬子秋聞頊傳方患痢前旬入試一日夜暴下數十



次同事者閱其卷。文義燦然。字畫遒勁。不知其病且憊也。既出闈。卧王顯庵編修寓中。病已不支。至二十二日而絕。或言闈中諸公素重項傳。欲取冠本房。久之。知項傳病且死。乃易他卷。嗟乎。使項傳少遲數日之死。而得一舉。未必死。即死。猶幸身親見之也。秋榜夕。以發項傳朝以死。彼蒼者天。并其一日之虛名。亦靳之。嗚呼。可哀也已。項傳娶沈氏。生一子。年僅數歲。以某年月卜葬於某阡。銘曰。

孰使子才。孰使子窮。又孰使子年之不豐。彼蒼者天。曷其夢夢。我作銘詞。以慰其終。

國朝文匯中前集目錄

卷十

劉獻廷

字居賢順天大興人僑吳江以布衣終有廣陽縣志行世

林興珠阿克薩之提

記查如龍劉元初事

記王輔臣事

永懋遺事

記孫延齡

萬斯大

字充宗浙江鄞縣人不為科舉之舉湛思諸經著書甚富

與張仲嘉論畫像書

駁張仲嘉次子主喪議

承重說

論曾孫不當稱功服書

萬斯同

字石園浙江鄞縣人有石湖詩文集行世

嫂叔無服說

十四

十二

十一

十

十

七

七

三

二

一

師服議

十五

錢澄之

初名秉鑑字幼光改今名字飲光安徽桐城人明貢生入本朝不出有田間文集

形勢論

十六

田光侯羸論

十七

范增論

十八

平勃論

十九

袁盎鼂錯論

二十

容齋集序

二十一

黃檗山居記

二十一

谿默七夕偶集記

二十二

虎邱二姜先生祠記

二十三

陳朗生傳

二十四

文學劉臣向墓表

二十五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十

林興珠阿克薩之捷

劉獻廷

建義侯林興珠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總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偽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語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滾被為第一。上問滾被為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棉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為。侯曰。柔能制剛。取因詳言其進退滾閃之法。上頷之。又曰。滾被之外。更有何法。曰。有滾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遽召六人來。上前舞蹈。上命善射者數人。以雷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滾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滾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還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墾種者。皆閩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剎國。阿克薩城。羅剎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拔倫鄰。柵木為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拔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

盡梭倫之約為天下最。以羅刹故不得時言。且數以羅刹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刹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為陸路將軍。林興珠領宸牌五百為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眾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梭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侵暴。命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老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眾。欲歸羅刹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掘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罷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梭倫人為向导。切羅刹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備益弛。梭倫人導吾眾走深山中。亦不深諳。還路識方向耳。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掩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眾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迫城下矣。城中人不多。眾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炮。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眾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

五月二十三日圍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非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扁刀以進羅剎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刀掠牌上折其鏗皆蹈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倖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大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克歸侯之衆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陸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酬其勞上命更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剎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掠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並侯之功亦不敘焉

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清制惟王行師可携婦人貝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髻其頂詐為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善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佛寶關賢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譜之于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

無大臣體。且私携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記查如龍劉元初事

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案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胥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逡巡歸。後以假銀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稿。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唯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于朝。命千總童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劉玄初。蜀人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解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

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為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鹽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消搖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甯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强者鬪。弱者利于乘捷。而强者利于角力。富者與貧者鬪。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蜩集于荆襄江漢之間。乃素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强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 記王輔臣事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為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擄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營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為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



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為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為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鷄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撓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鷄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鷄子為榮矣。八王得臯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

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教拜曰。聞有馬鷄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鷄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啟教。教亦喜。俟其來。即率之以見上。

上大嘉。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永疇經略河南。

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為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教慢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忤忤。見于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如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

為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夜。不敢夜。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之。過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岡巒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謙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憐愛之。曰。兒族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為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以大元為請。雖酬其願。亦即為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為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畧。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為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為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為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盃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為主。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天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倭奴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賄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

諸口遂勉強吞之。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即人與兄賭食死蛇。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蠱，兄亦將食蠱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侍王之猶子，當眾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碗，暨菜碟飯盃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罪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掖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以自責？為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溢惡，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王前住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座，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掩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快快曰：我與女皆朝廷臣

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姓。視我為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熱矣。適平涼提督缺出。

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費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陞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要。以金壘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

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

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命人出外訪問。立詔之入。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詔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

語令王入奏又訖馬鷄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

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

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庫耶立

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子

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

期歲內

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

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

溫語良久

授以方略重加賞賜

御座

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

上指謂輔臣曰此鎗

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

先帝汝

先帝之臣朕

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汝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

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

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

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

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為親密。雲南援勦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賫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

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朝廷。今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甯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及狀上聞。

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

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

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得不從。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眾人。女父宜竭力約眾破賊立功。朕赦眾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藝正不可奈。

國朝文匯

卷十

六

國學扶輪社印

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錯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

上撤經略還朝即

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

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具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

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言向在我處。眾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眾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眾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眾人。為不義事。又不成功。今雖反正。然

朝廷蓄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汝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疾。厥暴死為詞。眾哭諫之。怒欲自刎。眾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

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懷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

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 永恩遺事



吉坦然江甯人。流寓衡陽。其尊人扈從永厯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于迤東迤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問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厯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輦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厯面如滿月。鬚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有滿州人見之。以為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為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臂力絕人。騎射為滿洲之冠。永厯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遂弑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小。皆尾眾。方駭觀。忽喧傳帝崩于北門。備梓宮矣。嗟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 記孫延齡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為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虜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為皇姑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為

太皇太后義女云。

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眾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為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為恥。尤不能為延齡下。積怒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還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唆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于上。

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覆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

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殲焉。投桂林城。及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腳牌往招之。雄故不為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為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解延齡也。乃使使自閩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為懷甯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屢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

命吳大將軍往為二家講和。密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震。遂棄桂林。退守南甯。而傅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為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嶺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向宏烈在土司中。相與結為昆季。宏烈謂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皇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為我行。曉即請往。從間道走京師。見

上密陳其策

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提以汝為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值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

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偽周軍退入滇南。馬寶守風木嶺。清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黃聖。昔為黎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逃入粵西。與傅宏烈為友。及宏烈入桂林。聖聞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

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為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爛。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為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丹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劫執宏烈以歸。偽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為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罷官流寓江南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促承印降。而王明等軍皆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拜馬氏。率眾走慶元。劉爛然以不給軍餉為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遁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與張仲嘉論畫像書

萬斯大

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其非古。故於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某則謂繪畫之事。自古而有。書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左傳言遠方圖物。知虞夏時有繪物者矣。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知商時有繪人者矣。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於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於紀載。而謂子孫猶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禮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故尸必不可有於今日。像不妨有於今日。如謂神像之名非古。則古人於尸。業稱之為神像矣。如謂肖形為不經。則傳已稱惟肖。而魂帛之肖形為已褻矣。今天下士大夫。與之談禮。必曰像不可增。一至其親。不忍言之際。斷斷乎無或有一人焉。能違俗而不繪者。是避其名而為其實也。噫。亦思像果何害於禮。而必欲避其名乎。嘗讀潛溪九賢圖贊。周程張朱及堯夫君實伯恭敬夫皆在焉。其顴眉面目。各各生氣如見。此非得之其家傳。又何從而肖之耶。然則溫公朱子之畫子孫已不能悉遵之矣。某於此敢為一言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不禁。其在斯乎。今之人有能確守禮文。親死而不繪者。縱不敢議其

為非吾終欲去魂帛之號而復為重改結帛而從束帛直當廢魂帛而不置蓋始死有柩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則為三矣神無專依益非禮意狂瞽之論不敢自隱敬以質之先生

徐健庵曰神像之說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則宜何從愚以為當揆之於人情而已度今之世無有不用像者眾皆用之而吾獨矯情焉於我心獨慊乎否也況圖形之說其來舊矣文翁之講堂為土偶以像聖賢人不以為非也土偶猶可而繪畫獨不可乎先聖賢猶可而吾先人獨不可乎人子當親沒之後亡矣喪矣不可得復見已矣歲時享祀一展視而儀容如在若親其笑語焉若聆其教誨焉悽悵悲懷之意益於是而深雖歲月已久而吾親固悠然在目也是亦見似目瞿之義也謂非人子之至情哉奈何其欲去之也愚故曰當揆之於人情而已

駁張仲嘉次子主喪議

武林張仲嘉著齊家寶要有云父母之喪長子為主無則次子或長孫主之予謂當改云無長子則長孫主之此古人重適之意因引公儀仲子舍孫立子孔子曰立孫為據友人吳秉孝謂予曰有次子而以孫主喪恐世俗難行且子所引乃卿大夫之禮士庶之家不必然予曰某所言者古今之通義也君之所慮者末俗之私見也

子亦知適孫為主即承重之謂乎曰雖承重猶當次于主之予曰若是猶未明乎承重之謂矣古人於子無問衆寡為父後者止適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則傳重父沒為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為後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為庶孫必適子死乃立適孫適孫為祖後也為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祖父卒服斬與子為父同此承重之義也夫祖非無庶子而必以適孫為後則知所謂正體之重庶子不得傳之矣庶子不得傳重則為喪主者非適孫而誰庶子何以不得傳重也小記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注云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觀此則庶子不得傳重可知矣不得傳重而得為喪主乎使庶子而可為喪主則適孫可無承重矣使適孫而不為喪主則所謂承重者為何矣今天下喪禮廢壞獨適孫承重律令著之通俗行之稍見古人為後之義於此而更忽之則古意亡矣曰適孫為主庶子反無所事乎曰非也喪主者喪禮所謂主人也庶子者喪禮所謂眾主人也古禮唯擗踊哭泣喪服直經眾主人所同而拜賓送賓及祝辭之稱與凡成禮於喪中者主人所獨今世居喪儀節大異古初子孫不分適庶樂施而無別孰謂其

無所事也。曰：然則庶子於父喪亦各有所重。適孫何以得專主耶？曰：庶子之均其儀節亦庶子之不欲自異於適爾。謂各有所重何以庶子先父而死者其子不為祖承重乎？觀此則庶子無所重而重在適孫也。庶子雖叔父之尊不得以其為兄子而厭之矣。曰：庶子雖不厭然居喪儀節適庶既均。適孫之為主者於何見之？曰：勢重者難逃。欲一旦復古禮於今日有所不能就。今言今唯祝辭及名刺之通於外者先適孫而後庶子存古意什一於千百而已矣。曰：如適孫復死則如之何？曰：今制不有曾元承重者乎？謂之承壘則母問曾元服斬與孫承重同服同則其為喪主亦無不同。次子亦不得而專之也。故次子為喪主者必長子無子或適孫曾無子不得已而後為之乃可爾。古人無子孫者兄弟主之無兄弟者族人主之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蓋喪有無後無主聖人盡禮之變而為之制。若言其常禮則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之為喪主其可得而移易也哉。

承重說

或問祖亡於父後而曾祖尚在孫承重乎？且曰：古禮言之重為先祖祭祀之重曾祖而在重猶在曾祖之身然業有曾孫而為曾祖則既老既親重遂有已傳未傳之別何則？古人七十曰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弗及故喪服父為長子斬傳曰：正



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老而傳重則重在祖身。祖因得立其長子以為適子。長子而沒即立長孫以為適孫。如是而祖亡則祖身之重孫即承之矣。其或曾祖未傳重則祖在日猶為曾之適子而已。未立為適曾孫。逮祖亡而後立祖無重可傳。孫亦無重可承也。曰然則重有已傳未傳之別。孫即有承重不承重之殊乎。曰據禮經唯言傳重無言承重者。故儀禮於孫主祖喪止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雜記載喪祭祝辭止曰哀孫皆不言承重。故喪服於為人後者曰受重。後人制禮定為承重之孫。蓋以上有傳則下有承以別於為人後者之受重。義非不當。第專施之於孫主祖喪則意實未該。何則重為先祖祭祀之重。父死子繼豈獨非承。彼為人後而曰受重亦父死子繼也。承重與受重果有殊乎。今以子死孫承謂主祖喪為承重是重之義專指祖喪矣。豈知孫為祖後而服斬乃代其父為喪主。非關承重乎。曰五服莫重於斬。唯子為父服之。孫為祖本齊。今因父亡而服斬以為喪主不謂之承重可乎。曰吾不謂祖喪服斬之非重。第言禮必本於經。承重之稱生於傳重。傳重之義由於主祭。即安得專指孫主祖喪而言承重也。曰先祀之重雖在曾祖就曾孫言祖父之祭亦重也。得不謂之承重乎。曰曾祖尚存則祖稱無廟止得祔食於曾之祖。祔食則無尸。其祭僅同於厭而未全乎重。安得遽稱承重也。曰然則孫主祖喪宜何稱。曰稱之為

適孫可也。古人有適子者，無適孫，稱之為適孫。即知適子之既亡，而孫代為喪主矣。且稱之為適孫，即知先祀之重在其身，不必更言承重矣。故苟拘於承重之稱，則曾祖尚存者，有傳重未傳重之別，而孫居祖喪者，固有承重不承重之疑。唯以適孫為稱，無論曾祖亡而當服斬，即曾祖存而亦當服斬。蓋服斬者，孫代父主喪而致其誠，而重之在曾祖者，仍無嫌於身之未承也。不既兩全而無失乎？曰：記謂父不主庶子之喪，祖而曾之適子也，則曾祖主其喪矣。曾孫雖服斬，豈得主之乎？曰：喪禮繁委，非老者能勝。故記云：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又云：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喪親且然，況子喪乎？故必孫為主無疑也。孫既為主，可以齊衰將事乎？故必服斬無疑也。或唯唯而退。

論曾孫不當稱功服書

昨見令郎名刺有功服字，不審此何人之服也。若仍是令祖母之服，則令郎為曾祖母。當齊衰五月，不當功服。考儀禮：曾孫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注云：高祖同。今制：曾孫為曾祖，則齊衰五月。元孫為高祖齊衰三月。喪服斬衰之下，即是衰麻，其服最重。蓋曾元孫之於曾高祖，乃一本之親，故服齊衰重服，但以其世已遠，恩已殺，故降於期。而五月三月，在古則依禮可案。在今則家禮會典可證，昭昭然不可易也。今杭俗

曾孫皆稱功服。夫功服有大小。皆旁支及外親之服。本支子孫無服此者。唯高祖為元孫。曾祖為曾孫。祖為諸孫。乃尊服卑。上服下。故報以總功。今之曾孫稱功服者。不審大功乎。小功乎。令祖母之喪。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則齊衰五月之期已滿。令即之服可除。而今正月尚稱功服。必謂是大功矣。夫大功九月。較齊衰五月。月數雖多。而服反殺。徒知九月之重於五月。而不知大功之輕於齊衰。是欲厚其曾祖而反薄之。欲親其曾祖而反疏之。如之何其可也。古人服制有輕重。衰布因有精粗。故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布猶未成。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則已成布。故齊衰重於大功。不唯五月。即為高祖之三月。亦非大功所得同也。豈以月數拘哉。今喪禮幾亡。五服之衰。輕重一施。無精麤之別。第惟先生制禮。其所以崇一本之親而為之稱情以立文者。其名不可或素也。故特言之。

嫂叔無服說

萬斯同

嫂叔無服之說屢見於經似無可疑矣乃儀禮喪服詁又有夫之所為昆弟服妻降一等之語則何也鄭氏於此條無注賈氏亦不得其解謂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噫從母之類而可稱之為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鄭氏之不解不能解也賈氏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強為之解也然則何以解之曰此正嫂叔有服之明証也喪服經雖不言嫂叔之有服亦未嘗言嫂叔之無服惟子夏作傳見經但言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而獨不言昆弟故問曰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又自以母道婦道解之蓋記禮者於經之所未及往往見之於記今記文具在人無不以記之所言與經之所言並信何獨此條之記不可信以為嫂叔之服乎蓋從上世以來嫂叔原未嘗有服制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也故不直筆之於經而但附著之於詁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也至大傳所言名治之說即引子夏之傳且細觀其文止言名之宜慎而未嘗言服之宜無則亦不足以為無服之據禮弓言子思之哭嫂為位不言有服無服然既已為位安知其不有服也惟奔喪篇言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此蓋傳聞異辭但據喪服之

經而不據喪服之記。耶然雖言無服而未始不言加麻則亦深知無服之不可而加麻以表其哀戚之情也。甯謂遂可以不服乎哉。或者曰。如子言則是服夫之兄弟大功矣。後世制為小功。議禮者猶以為非。而可以服大功乎。曰。此所謂服從服也。此正服也。凡從服者多於己無親如夫之君。夫之舊國君。族之宗子。彼於我何親。而皆服之。齊衰也。無親於我者。而可以服齊衰。與我同室者。獨不可以服大功乎。然則何以必大功。曰。凡從服例降一等。夫於姑姊妹大功。則妻為之小功。夫於兄弟期。則妻為之大功。此一定之禮也。且不觀娣姒之服小功乎。夫於兄弟之妻大功。故妻一降一等而小功。吾於服夫之姑姊妹。娣姒小功。而知大功之服為一定而不可易也。獨怪蔣濟諸公。不能援此言以明娣姒之有服。而但以娣姒婦為証。致人之有異論。使其執此以立說。則一言可以折諸人之角。又何待更端而決哉。唯成彙援此為証。可謂得其要領。而惜其語焉不詳。而亦無以闢諸儒之口也。然則推而遠之之說。可廢乎。曰。此世儒附會之說也。先王之制禮。甯專為不肖者設哉。世之亂常瀆倫之事。自非大不肖者。必不至此也。欲為不肖者立防。而反廢親親之絕。先王之所不為也。且彼之所為。遠嫌者。將由夫淫邪之人與。雖無服制。豈能禁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雖有服制。豈能亂焉。況所為遠別者。不當遠之於生前。而不必遠之於生後。當夫身

沒之後舉家縞素而吾獨吉服於其間曰將以遠嫌也天下豈有此不情之人哉此非吾之言儀禮之言也吾之言不可信儀禮之言亦不可信乎且此條而不作此解將何以解之縱有善辨者恐不能別為之說矣

### 師服說

檀弓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吾請禮至此竊歎記禮者之失言也夫父之服子以期為宗子為長子三年其餘則長子與眾子均齊衰期年子之服父以斬若是乎父之為子與子之為父其禮原有不同也夫子之於門人可以無服而門人之於夫子亦可以無服乎倘謂師不服弟而弟亦可不服師則父服子以期者子亦將服之以期乎愚謂情若父子可也因師無服而弟亦無服則不可也禮又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夫喪莫重夫首經既加經則必用素弁矣既素弁則必用疑衰矣凡此非喪服而何而何以云無服也孟子亦言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相嚮而哭彼三年之中既羣聚於廬內豈以吉服相對乎知其必有服無疑也而子貢乃更築室獨居三年始返彼隆於師誼如此豈肯創為無服之說以薄待其師耶愚謂喪父無服之言必記禮者失其真而非子貢實有是言也乃自檀弓載此說後之論師服者率以此為據紛紛之

論皆謂師不當制服則皆此說有以啟之也。夫朋友麻之文載在儀禮。聖門弟子豈有不知之者。而謂其待夫子以不若朋友哉。吾固以為非子貢言之也。

顧大韶放言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服者。何也。懼啟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百工技藝之師。以市井為心。交易為道者。將安所置之邪。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視之市人也。烏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形勢論

錢澄之

今為形勢之說者。謂自西北下兵東南。猶據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其勢順。故其事易。由東南進取西北。猶仰面而攻也。其勢逆。故其事難。以愚觀之。直視其人。視其時而已。形勢豈足論哉。項羽漢高。皆起自下邳沛上。直取咸陽。劉裕以江左之眾。一戰而破廣固。再戰而復長安。非自東南而西北者乎。桓溫北伐。破藍田。進軍灊上。柳景元破魏師。克據潼關。直自抽兵回耳。未聞有與交鋒挫銳而退者。安見其難也。北來之師。曹操不敗於赤壁。苻堅不殲於淝水乎。六朝以來。鍾離壽陽之間。互有勝負。未聞北少又加於南。而何以為易也。漢唐之正位長安。遣師南徇。與明初之定鼎金陵。命將北伐。皆所向無前。其易無以異也。至於建都。則爭以關中為形勝之地。晁公若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留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嗚呼。此本六國時策士之見也。秦自穆公以來。不與諸夏爭長。閉關修政。以撫馭諸戎。使為之用。終秦之世。無戎患焉。至孝惠之世。西并巴蜀。南取漢中。北收要害之郡。義渠諸戎為之扞蔽。是其關以內。亦既金湯鞏固。無有後虞。而又加以富足。兵強。於是開關延敵。天下不能與之爭。彼六國自相殘滅。左右受敵。秦坐乘其弊。譬如猛虎負嵎。以聽羣羊。



之關待其自斃而攬而有之也。秦豈能制六國哉？六國自折而受制於秦。此所謂能一面以制天下也。漢以來時勢變更，東方無事，關險不足重矣。異敬亦云：關中民少，北近匈奴，東有強族，一日有變，未得高枕而臥。顧從六國後及郡縣豪傑以實關中，為強本弱末之謀，則敬之所謀亦依然任人事而不全恃地利也。當漢之初，北邊有警，烽火通乎甘泉。唐太宗時，突厥直至便橋，及乎代宗，吐蕃突使橋入京城，燒宮室，天子出走。是關以內，敵人所以窺秦者，非一路。秦受敵之處固非一方，而謂阻三面而制一面，留侯之言至此不足據矣。其曰左轂函、右隴蜀，當其盛也。隴蜀皆以固圉及其衰也。隴蜀即為敵國，諸葛亮不由蜀出祁山，而與秦民雜耕於渭濱乎？唐時吐蕃之寇，皆由隴道。關中之形勝要在毋怪劉裕既定三秦，委而去之。雖誠意在急歸受禪，亦或以關中不足守，而其所為形勝無以過於江南也。夫以晉之取吳，謀之數十年，竭中國之財力，值孫皓之暴亂，僅乃克之。裕孤軍獨進，直指長安，覆其國，繫其君，則函關之丸泥固不敵長江之大壘矣。是以曹丕佛狸皆臨江不濟，歎為天之所限，謂其險也。惟是國無其人，則江不可守。然無其人，關亦豈可守哉？漢之赤眉，唐之安史、黃巢之輩，入其關如踐無人之境，關不足恃明矣。故曰恃德不恃險。雖然，國亦何可無險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地之險也，設之以為險者，王公也，而

天下之無險可設者莫如汴梁。吾觀五代之君互相篡滅以及宋祖受命皆兵到輒降。未嘗有拒守之事。誠知其不可守也。張方平曰。國家無險可守。恃恃強兵立國。初太祖欲遷洛陽。晉王力阻而止。歎曰。不出百年。民力竭矣。蓋知民力之竭於養兵也。迨其後。民困兵弱。粘罕長驅城下。遂以二帝與之。毋怪其然矣。周武王語公旦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尊簋伊洛。毋遠天室。意在營雒也。成王承武王之志。使召公相宅。周公復卜。卒營洛以奠九鼎。及其後。宣王復古。會諸侯講武。成周以奏中興之功。誠以是為風雨和會之鄉。朝貢道里適均。天下所共便也。且其地東有成皋。西有澠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而子房以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夫秦漢唐之未關中。四分五裂。終日尋於戰爭。豈必洛陽之為四面受敵乎。若論山川之回環。地氣之龐厚。宅中以建極。未有踰於洛者也。晉都洛陽。其滅自滅之也。東漢北魏興文致治。幾於太平。其後奸臣內亂。召寇興戎。互相爭奪。以至於亡。非以無險足據。一旦有敵國之師。攻而取之也。然則論形勢。退洛陽而進長安。亦攷之不得其詳者矣。

### 田光侯獻論

古人以身許人。未嘗輕用其死。必以死濟其人之事。事不濟則死之。未有如侯生田光之謀。甫定而身先死者。既非以死濟事。又非因事不濟而死。吾嘗論之。蓋有不得

不死者。光之死。史稱其自殺以激荊軻。光亦自謂以死明不言。夫軻已許太子矣。惡用激之。太子之謀。賓客皆知之不泄。光豈不足自信。而必以死明之乎。或曰。太子遣刺客入秦。客未有能往而復返者。光舉軻自代。是舉其代之死也。故先以一死償軻。以明己之非愛其死於太子耳。侯嬴為信陵君畫計。竊虎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計定。度公子至軍。即自刎以死。或曰。嬴竊符殺鄙之謀。即公子行後事且發。公子且不忍鄙之死。而忍嬴之死乎。故嬴先死以絕公子之顧念。或曰。晉鄙唯暗宿將。魏國賴之。嬴以朱亥隨公子往擊鄙也。公子為之泣下。蓋傷鄙之死矣。嬴曰。臣度公子至鄙軍之日。北向自刎以送公子。是鄙死之日。即嬴死之期也。嬴豈償鄙死哉。蓋以死償公子之泣耳。二人之說皆近似之而非也。夫光與嬴皆所謂義士也。義士與策士不同。策士期於成人之事。義士期於成人之志。成人之事者。必圖其有利而無害。成人之志者。雖害百而利一。猶將圖之。蓋不如是不足以成其志也。至於志已成而害隨之。則為其計者。固非一死不足以謝之矣。若太子丹之刺秦。魏公子之救趙。此皆天下之至危。而光與嬴為之計。皆一往而無復後圖者也。夫丹以不忍秦王之小忿。而欲遣刺客以快其私怨。豈為國家計哉。然其志決矣。光豈不知軻之入秦。適以速禍。然所欲成者。太子之志而已。魏公子不顧其國。而欲救趙以取信於趙勝。既不能得諸

魏王而欲與賓客赴秦軍與趙俱死此其志不救不已。竊以為非竊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必不能救趙。然使公子以救趙之故而至於竊王之符奪王之軍殺王之宿將以樹怨於強秦則不謂之負魏不可。公子卻秦存趙之後其不能自歸於魏也明知竊固知之而欲成公子之志計無有出於此者。夫以光之計遣軻入秦而速燕之滅王之擄太子之誅以竊之計竊符奪軍而使公子冒負國之名蹈出亡之禍於兩君之志得矣。於其國家何於其父兄何。此二人者所謂以計成其志而即以死謝其父兄國家也。光死於荊軻入宮之初竊死於晉鄙墮命之日蓋以刺一諾鄙一死而兩君之志成矣。志以成則所以謝其父兄國家者固不容緩。吾故曰兩人有不得不死者也。

### 范增論

漢高帝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為吾禽論者以不用增為羽罪。自吾觀之羽何嘗不用增哉其不用者惟於鴻門不聽增殺沛公耳。吾不知增之欲殺沛公以何名也。沛公之言諸項伯曰吾入關秋毫無所犯藉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而待將軍守關者備他盜耳此非妄詞也。項伯謂羽人有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此非不忠於羽也。夫沛公何罪於羽何仇既無夫差句踐之讐又無纖毫疑似之罪以致諸

侯之計羽初入關而即勸其誅首功之人其誅無名將何以服諸侯而為之盟王羽不聽是也懷王為增所勸立增非羽將而懷王將也懷王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今欲負約而殺沛公是背懷王者自增始矣羽之佯尊懷王為義帝而實不用其命者增啟之也且增亦知奪沛公之關中而猶恐諸侯以負約而叛之不知何以欲殺沛公於鴻門而不慮諸侯叛也夫奪關中而以巴蜀漢中王沛公者增陰謀也羽聽之榮陽之圍勸項王急擊勿釋者增策也羽亦聽之凡增之所以圖漢而出之有名者羽未嘗不用也即增去羽後漢王亦自以計遁出耳羽未嘗棄增策而縱之也而奈何謂羽有增而不能用法羽之不用增自漢間之也夫增之所以事羽猶待漢間而羽始稍奪其權則羽亦可謂能容增之至矣增初從項梁起又與羽同為楚將救趙彼於羽蓋以僚友自待而未嘗有君臣之分也史序項王與沛公飲於鴻門項王東向坐亞父西向坐亞父者范增也噫嘻亢矣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是時良猶韓將也而以臣禮待沛公吾不知增目之何以自安於項氏耶迨沛公既去而使良獻璧於項王獻玉斗於增增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增所唉之豎子非羽乎而羽絕不聞有怒也羽聞沐猴而冠之說即時烹殺之至於增之聲色獨能忍之羽所以尊事增可知眾稱羽仁愛恭敬良不誣也觀增之所以侍羽即知其

所以待羽之左右矣。其左右能堪之乎。陳平之間何難於行。其更持惡草具以待羽使者。不過借使者之歸報。以信左右之語耳。史謂羽疑增與漢有私。是大不然。夫勸羽圍漢者。增也。豈有私之而反圍之。羽必不以此疑增。漢亦必不以此間楚。漢之間楚。必曰。漢所畏者增耳。不畏羽也。其能操縱乎。漢者非羽也。增也。故分別進具於使者。所以顯示其重增而輕羽也。增既以圖漢為已計。漢又間之。則欲羽不疑增之市權於漢也得乎。故奪增之權而聽其去。卒不解滎陽之圍。羽疑增之故。蓋在此矣。以增之大怒去羽。行未至彭城。即疽發背死。此其生平任氣性少度量。羽始終能堪之以迨其去。則羽之於增猶有始終哉。

### 平勃論

吾嘗怪陳平周勃其始阿呂。后意以王誅占。後雖有定亂之功。而漢幾危。使當其時能與王陵合詞面折建寧。則產祿不王。呂氏禍亦未如此其烈也已。讀呂后紀乃知產祿之禍不在王而在使居南北軍。入宮用事。取當惠帝崩。太后哭泣不止。張辟疆謂丞相請拜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然其計。呂氏權由此起。丞相者誰陵也。陵既以兵柄授產祿。而乃欲禁其不王。甚矣陵之愚也。夫產祿之所喜者喜於得王。而漢大臣之所畏者畏其為將。彼既居吾所畏。吾復禁其所喜。禍必自此始矣。

平勃知其勢不能禁。不如因而從之。平為相。與勃交驩。呂嬃讒不能入。后之所以德平者可知。且平勃知將兵之禍。大於封王。當平勃聽產祿為王陵爭之。陵請產祿主兵。平勃獨不能爭乎。平勃知產祿皆庸才。雖主兵固無能為所憚者。后也。觀后之臨歿。所誡產祿數語。固知后之權略。足以制諸大臣。亦未嘗一日不防諸大臣也。后知產祿非諸大臣敵也。王呂氏非諸大臣意也。計必誅諸大臣以安呂氏。而平勃事事迎合。欲將則將。欲王則王。雖后內疑之。亦無由以發難。及至永訣之時。乃授產祿方略曰。必據兵衛宮。毋為人所制。后至是情亦迫矣。而詎意產祿之不能聽也。當齊兵西向時。彼產祿者。一為相國。主重兵於外。一佩上將印。悉天下之兵。東迎擊齊。雖不能勝齊。猶足以自固。而乃以兵屬賴陰侯將之。使留屯滎陽。與齊連和。呂氏之大勢。於此去矣。且呂祿本不知兵。志在王而不在將。鄭寄知之久矣。寄計雖為諸呂所阻。乃始之出與游獵。祿為大將而輕去其軍。祿豈知軍事者哉。無怪呂嬃之遇之而怒也。祿一去軍。太尉即已矯詔入矣。然是時印猶在祿所也。太尉入軍。即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袒之尚右也。舊矣。王孫貴於市中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陳涉起大澤。亦袒右。稱大楚。乃勃故諤其旨。右呂而左劉。示諸軍以不可測。而軍皆從左。則知軍心之向漢也。必矣。軍心即將印也。祿雖不解印。勃固已得而將之也。知北軍

之心。即以知南軍之心。不必入南軍。而產祿之命。已制於太尉之手矣。而產乃思呂后衛宮之語。求人未央宮為龍。不已晚乎。夫產既失軍。即入宮亦不能為龍。不過劫少主以令諸大臣。圖旦夕活計耳。而賈壽之謀。米虛侯業已先之。吾固知產祿雖主兵。實無能為漢患也。設使平勃不順呂后之旨。使后內懷猜怒。陰以計誅大臣。後有用事者。皆呂氏黨。以產祿之權。而信用其黨。漢之為漢。尚忍言哉。唐武氏事。其左證也。吾故曰。平勃之安劉。其機固在於聽呂后之王產祿也。

### 袁盎竈錯論

盎與錯皆忠於謀國者也。削諸侯以尊漢室。賈生所謂久安長治之計也。其議始之於盎。而成之於錯。使兩人者和衷協謀。以共成大計。則皆漢社稷臣。而奈何以私怨相陷。至於死也。太史公言錯擅權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其云報私讐者。言吳楚反時。錯欲借吳事以害盎也。盎因請問言事。卒誅錯。以自免。是其難端自錯發之也。故罪錯而不罪盎。以吾觀盎錯相陷之事。錯一疎愚無術者耳。豈盎敵哉。夫削地之論。自盎論淮南王發之。議發自盎。盎安得與錯為異同也。而盎又為吳相。素知其欲反。用兄子種計得免。豈待削地時始有反謀哉。當吳楚反時。舉朝無有與錯者。其意見稍同。計獨有一盎耳。錯於此時宜急引盎為助。盡蠲私忿。共



濟國事可也。上言袁盎昔為吳相。數勸王毋反。且深習吳事。盎與臣素不相能。臣不敢以私廢公。請得自謝於盎。以共謀吳。盎固俠士。豈不釋然於錯。而必欲撓錯之計者哉。不知出此。而乃謂長史曰。袁盎多受吳金錢。知吳計謀。宜請治盎。當是時。錯方用事。以此殺盎不難。盎怖死。焉得不急。因竇嬰請召見。以謀錯也。夫錯業有謀盎之心。獨不防盎之謀已乎。既不能用盎。使其聞盎之對。謂吳不足憂。明知其迎合上意。固將有進計也。即面攻盎曰。臣本知吳不足憂。但盎受吳金。為吳間漢。其言不足信。上即不誅盎。亦足以制盎之間錯之口矣。而奈何贊於上曰。盎策之善。蓋自七國舉兵以來。言者爭張吳楚之勢。帝心已內怵。錯恐見疑。故欲借盎之一言。以堅帝之信已。而忘己之初欲殺盎也。夫帝所恃者錯耳。錯既為眾口指謫。帝不能無疑。聞有更能謀吳者。即傾心向之矣。而錯復善盎之對。使取信於帝。即帝亦以盎之計必有過於錯者也。焉得不信盎乎。夫盎與錯敵也。兩敵相持。鋒刃之際。非彼即己。間不容髮。如錯者。是自舍其兵以投人。而使戕之也。甯待趨避東廂時。錯始宜知恨耶。夫吳楚之反。當削諸侯時。錯言之早矣。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其禍小。不削反遲。其禍大。帝豈忘之乎。即盎豈不知反者借錯為名。斬錯必不足以解兵。盎此時計且斬錯。以紓目前之死耳。至於策之不效。上異日悔錯之誅。而治盎之罪。皆非所暇計也。

迨吳楚破後。上不以誅錯為盡罪。漢之失刑。蓋之倖矣。設使錯初無謀。蓋之心。蓋何  
以至此。既已謀之。而又不為之備。宜其死也。

容齋集序

三年前。晉江黃子僧岸。與予同客陵陽。陵陽主人。老友也。頗傲忽。游甚困。黃子意殊  
不平。予心過之。未幾。予罹子痛。所為老友者。漠然一不問。予然後知黃子向者之不  
平。非過也。比在陵陽時。許為黃子詩序。今年。令嗣竹君判永州。予亦為江漢之游。黃  
子緘其所刻容齋集。馳書徵序於予。予嘗謂古今之人品詩文。不定一格。大抵以本  
色為佳。夫本色固不妨於純駁互見。駁者。其人之病也。凡古今人品詩文之稱絕者。  
未有無病者也。以龍門氏之為史。而不免於疏。以少陵氏之為詩。而不免於拙。兩公  
之本色在此。後之所以傳。兩公者。即以此。若必求盡去其病。因以喪失其本色。則  
亦鄉愿而已矣。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以為詩文。是亦詩文之賊也。黃子意氣才情。  
不可一世。或者即以是為黃子病。而黃子決以是自成其人。自成其詩文。亦曰吾甯  
仕吾本色而病。必不為無病而鄉愿也。予少時。夢坐箬舫中。飄泊溪灘。巉石間。意甚  
愁怖。已芒屨入閩。溪船險阻。一如夢中所見。自是二十年來。凡三入閩。於閩中山水  
人物。似有夙因。初受知於君家銅山夫子。而東崖相國亦謬以國士見。目。今又與君

稱莫逆交。則吾於閩有因。於君黃氏更有因哉。嗟乎黃子。當君困游時。聞予之惟子痛重為吏虐也。君徬徨悲憤。思所以援予者。不得。與楊子嘉樹大呼秋浦。以冀將伯之助。卒無應者。君於是始信世間意氣之盡假。而向之漠然者之不足深怪也。已入永就養風。便特泊皖江。邀予欲與俱去。以避吏跡。覓不見。始解維而西。其亦可感也。已。永州為柳子厚吟嘯之地。君近與吾兄開火游。吾兄雖已逃之方外。其意氣才情。非盡槁滅者。而衡州有王而農高蹈巖穴。倘能致之入永。與唱和亦勝事也。此兩君子。吾不知其孰狂孰狷。惟知其人品詩文。決不為鄉愿而已。倘唱和成帙。幸更寄我序之。

### 黃檗山居記

今年夏入城。姚子耕壺邀遊其新構黃檗山居。去城可十五里。蓋龍眠之奧區也。地名黃檗嶺。一曰贍山。峰嶺迴合。僅一徑折入。纔堪廁足。石壁巉巖。下臨深澗。既至。曠焉。平衍。有田百餘畝。大壑奔注。溝塍周而爭滙於山口而出。喧飗有聲。姚子相其形勢。為梁之沼之亭之。於是倚山而樓。以奉太夫人。叔與游息其中。左側最古園。有軒豁然。設几案書史。傍列奇石。雜樹花竹。吟誦之餘。手自灌漑。以娛日也。前為樂耕堂。則所以召客飲酒賦詩之所。凭闌顧視。蒼崖翠壑。爭卷幔而入。此山故屬瞿菴方氏。變亂以後。為耕壺所有。瞿菴固耕壺舅父行也。為人豪舉好事。喜賓客。近吾鄉少有

能及之者。至於初置園林。匠心獨妙。故當時贛山之勝。冠絕龍眠。乃以貴公子不自  
欲戢。遭遇世變。以致衆毀其家。傷哉。今求贛山遺址。故壁鉢寸。不可復見矣。太夫人  
每為姚子稱述其盛。姚子爽然自失者久之。間摻得其片石。勺泉。必表而出之。曰。此  
吾舅氏舊物也。嗟嗟。姚子用心。亦已厚矣。吳中人好堆假山。以相誇翹。而笑吾鄉園  
亭之陋。予應之曰。吾鄉有真山水。何以假為。惟任真。故失諸陋。洵不若吳人之工於  
作偽耳。作偽雖工。久而必敗。吾見更姓之後。高臺傾而曲池平。向時邱壑之瓊瑤。問  
其處。無有能識之者矣。豈若吾鄉山水。雖經喪亂。化為榛墟。後有更起而治之者。山  
水固在也。彼此位置。各不相師。而各臻其妙。則有真山水為之質耳。浹漈鄭氏謂禹  
貢分州。必以山川主之。蓋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況園亭哉。是故  
即茲一山。前後異宜。不恨我不見昔人。但恨昔人不及見我。豈直人事之能哉。惟山  
水之真。故無所施而不可也。真偽之不敢審矣。今吾邑廣文王君。亦吳人。也是嘗親  
見予與吳人爭真偽之是非者。何時要其來遊。以信吾言。使知吾鄉山水果有真也。

谿默七夕偶集記

辛亥秋七月。予與魏子子存。訂為斜塘之遊。其主人入城不果去。子存曰。其訪谿默  
乎。谿默之主人。吾爾斐也。負甚。不能具饌。聞之。辭以異日。而予兩人舟已及門。門開。

# 國朝文匯

## 卷十

二十三

甲前集

國學扶輪社印

別院有女郎徐生。啟室延容。坐久之。爾斐亦載酒以來。其夕俗傳牛女相會。人間兒女爭於此夕穿鍼。號為乞巧。酒間。爾斐曰。吾老而益拙。不知巧洵可乞乎。夫爾斐巧於文。而拙於生。巧與拙各半者也。爾斐登賢書三十餘年。有田有廬。差足自給。老乃殫力於園亭。遂大窘。於是里人爭笑其拙。其尤拙者。割園已成之半。質諸人。以佐未成者疏鑿之費。而所割之半。久且地。則又思為質者。茸治之。不然盡廢。而爾斐乃益大窘。然則爾斐治生之拙。蓋莫拙於為此一園矣。而園之構特巧。其山向背起伏。隱然有紀也。其水迴環四達。不見其際也。其石落落然。或臥或蹲。在有意無意間也。其逕逶迤上下。不知所出入也。其竹森然以蔽罔。其樹蓊然以覆水也。其亭樹軒閣。參差斷續。未嘗不臨水而面山也。蓋屢經結撰。而始成巧則巧矣。而所謂拙者。乃曰以甚然。爾斐引客看園。必前行。親為指點贊數。客默而已。以無以益其贊也。爾斐殆欲矜其巧以諱其拙乎。人生貴適意耳。吾適意於吾之所為巧。而世之所為拙者。固不足問也。吾嘗為文矣。吾得意之語。自為至巧。而或觸時忌。招尤。遂成大拙。然吾終不以彼而易此也。造物之位置人。甚巧。固不容人自為巧。拙於其間。爾斐即不為園。庸詎不窘乎。爾斐為園而窘。不勝於不為園而窘乎。吾嘗語爾斐。子有文。亦喜山水。年且七十。有兒女而無其累。得以放意於林泉。設更不貧。彼造物者。必妒子。將有以敗

之雖有是園。豈能晨夕往返。以長有茲園之樂乎。爾斐巧於貧。以謝造物之妬。巧於為園。以成其貧。凡世之所為拙者。即吾之所為巧也。而猶乞巧耶。是日同集者。嚴燭其長公子也。詞客張芸城女。郎徐月仙。芸城度曲。月仙行觴。盡歡而散。予與子存始願不及此。亦一時之巧會也。

### 虎邱二姜先生祠記

虎邱故為吳門遊觀之地。士大夫過吳。必一至虎邱。眺覽久之。然後去。當事召客。亦往往讌集其上。予五十年前。坐可中亭。所見一片石。曠然。僧舍旁列。吾猶惡其壘雜。石以拓基。以侵巖壑之勝。今來則所拓基已不可見於其外。增置茶坊餅肆。欄猶層層。往時僧舍。大半為人家祠堂。凡當事官滿當遷去。則預敕其下。擇勝地建生祠。以為民之不能忘也。而鄉士大夫位望通顯。子孫賢有力者。類皆有祠。以比古之鄉先生之歿而祭於其社也。予過之。有詩云。巖壑漸湮。前代蹟。軒楹相望。上官祠。則虎邱可知矣。今年又至。見有萊陽二姜先生祠。則吳郡邑人士合詞請諸上而為之者。大祠祀也。祀所以報也。凡有功德於人者。死則祀以報之。二先生未嘗官於吳。其功德無所表見。非若諸當事之皆能使民之不能忘也。又流寓非生長斯土。官不甚顯。非可比諸鄉士大夫之歿而祭於社者也。而祀之何耶。然後知德莫大於忠孝。忠孝不泯。

於人心。人心所在。報必彰焉。固不待屬其民吏。藉其子孫。及時謀之以自為不朽也。二先生。萊陽人。一諱瑛。官給諫。一諱垓。官行人。兄弟皆前進士。給諫以糾貪輔。觸上怒。下詔獄。刑鞠累次。佹死。舉朝力爭之。移刑部。廷杖一百。先是。垓早夜徹服刺候。詔獄前。不解帶者數時。已至刑部。即移病入園扉。侍兄寢處。廷杖日。垓於午門外人中躍出。抱持。哀號與訣。慘動天日。觀者無不泣下。給諫傷重氣絕。垓含溲吐凡口中得甦。已謁良醫。親為刮去腐肉斗許。不死。而萊陽報臨。一門殉難。廷臣請釋垓。歸治喪。葬不許。垓上疏請代兄繫獄。暫釋兄歸。疏詞哀切。一字一淚。亦不許。垓乃徒跣奔喪。歸而上亦心動。厚卹其家。贈太公光祿卿。賜諡忠肅。予祭葬。贈弟坡翰林院待詔。蓋異數也。久之。貪輔貶賊氛漸逼。乃釋垓。遣戍宣州。未及赴。而國變。福王南渡。諸奸興大獄。兄弟走匿浙東。改革後返吳。絕意仕進。垓先卒。垓自署宣州老兵。臨歿遺命曰。必葬我宣城。是吾戍所。君命也。遂葬焉。兩先生生平大節如此。方給諫下鎮撫司。再加考訊。備極刑楚。都無語。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當是時。亡其身矣。甯不念其親乎。及觀於忠肅之殉難。然後知其家教。固以忠為孝也。不亡其身。不可以為人臣。即不可以為人子。是故給諫之忠。人知之。給諫之忠。以成孝。人未易知也。大行之急難。幾以身殉。今讀其請代一疏。情文酸楚。血淚交併。雖不足以回主上一時之盛怒。而終

傲異數於死事之亡親亦誠有以感之也不謂之孝得乎易代以後堅貞自知不為困苦少動兩先生於君親之際可謂完人矣稱為一門忠孝實有愧焉今登先生祠者慨然如見其人則給諫百折不回之氣猶在也傻乎如聞其聲則大行呼搶無從之淚猶滴也不甯吳人凡來虎邱遊者瞻仰之餘退而致其行事庶幾皆足以感發其志氣而生其忠孝之心功德顧不遠與則祠之宜矣祠僅三楹制甚樸不如諸祠壯麗飾觀吾為之記明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 陳朗生傳

陳朗生名昉。樅陽人家。世業儒。朗生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為詩。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嶢峩。塊然壓宅。而路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者悉破除。錐平。半壁剝立。因其方。構構軒曰石舫。內供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土人相傳宅後山。為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馬閣後為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檻顧



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罄矣。況齋者。惡市俗之塵汚人也。而市人亦罕與君交遊。被酒謾罵不休。人望而避之。目為酒狂。家既中落。顧好客。各益盛時。時置酒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為之。以是益貧。其所與游者。既得志。則謝絕不與通。饑寒困頓。終無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但性不喜與貴人接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儋州守蕭君為贖回。君亦不拒。蓋僅事也。君為人徑情直性。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之惡。其罵人也。無有宿怨。但酒後人有觸之者。輒罵。以是人亦不深怪。但謹避之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鎗。砍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頭血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猶可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執。喜曰。可救矣。為合其頸。取汗污襪。燒灰傳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至楊老媪家。以所掠簪珥絲絛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先生也。媪視惟謹。已稍愈。歸。卒不知二小賊為誰氏子。方賊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媪在家不去。可怪也。既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即其地遽廬臥焉。是時賊去。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鉞。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急命

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拾鼎炊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初聞君遇難。謂君性怪僻。故遭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為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臾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於君。君方鬻產。餘三十金。即持付之。生以償博逋。竟負君。君亦不問。皖人范生。於通市遇糴時犯禁。出為市人裸擊幾斃。君以歸。為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為之。亦不常為也。樅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怪。日落輒出魅。人君嘗飲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偏窺無有。是時市門已閉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臥。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由此數事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為鬼神所畏。又復游戲鬼神之間。豈非真狂者哉。晚年貧甚。諸子養之。以酒得酒。餅掛樹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遍。棄去。以為常。改革後。髡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鬚鬚。望見相識者。即引去。紙窗壁。上偏書為天下。

真道遙曼得世間大自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歲臨死自為墓誌只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為石舫喪制誠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為閒翁石舫老人之廬君於世事既少周旋又不為身後之名得酒便飲胸中蕭然無有一事可謂閒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高次瑜次度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謂先人志在焉爾然皆謹飭類狷者無復父風

論曰君固以酒狂稱而自署為閒翁甚矣君之有得於酒也夫閒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狂故簡惟簡故閒觀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切而獨縱意於酒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有無不問即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不問則君之閒也至矣酒後罵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不問也而人因以為狂君曰吾閒甚此其所以為狂也歟

文學劉臣向墓表

崇禎壬癸間吾鄉文社聿興凡六既知名士翕然景附號中江社而陰為之主者則熹廟間附璫之流為當世清議所不容者也其冬方子密之自雲間來語予曰三吳舉復社辨別氣類與朝局相表裏若某之流皆在所擯今以某門下士為之倡而謬

稱其能薦達寒微以餌皖士計在悉籠而致之門下此竅一入不可復出吾輩盍早  
自異諸而中江首事與陰主其事者亦漸覺之氣類由此判矣密之以庚辰通籍寇  
躡江北予輩多流寓白門而左忠毅公諸子暨密之弟直之謂予敢於任怨遂共屬  
予續成其事於是有過江集之選與吳門雲間遂為應和集將成而直之力請增入  
三子臣向其一也臣向名漢性敏慧讀書涉獵一過即能襲而役之於文然不肯竟  
讀其筆賞特妙亦不肯極其揣摩但篇成即似沈酣於太史公與唐宋諸大家之言  
而出臣向亦以是自負不屑佔畢為學究家所為從其妙夫范子明學子明稱之曰  
劉子天分過人使少加功力不荒於嬉即廷尉公不難至矣廷尉公君家劉燕及先  
生也已卯春學使者金公楚晚調試池州臣向方應童子試出其卷謁子明子明以  
示吾黨爭擊節數賞方密之豎一指曰必第一因遍誇於同郡及池郡諸知名士曰  
吾鄉童子第一必劉某也已案發果第一於是臣向名一時大噪而池郡吳次尾入  
見學使者語間咸稱臣向為學使者得士慶學使者益大喜遂國士過焉次年歲試  
置第二將餽以廩會丁外艱不果臣向遂久寓白門與予比屋居者二載壬午金公  
為南少京兆諸受知公者皆往廷謁獨屬意臣向是年臣向得中副舉未幾有甲申  
之變南渡立國馬士英阮大鍼朋奸亂政益修舊怨與大獄凡東林復社計一網盡

之。而臣向亦遂與鈞黨之禍。初大鉞陰主中江社事。希植黨與以予輩數人與之異心。恨之。素於臣向無憾。壬午秋有同鄉新貴者與而過市。見臣向不為下。臣向詬辱之。其人大鉞門下士也。會南昌宗孽朱統鎬欲殺姜居之。相國以媚阮馬以冀得一官。大鉞大喜。令以擁戴疏藩謀危社稷為名。凡東林復社及同鄉素所切齒者皆令竄名其中。統鎬目不識丁。其疏即出臣向市中所詬辱不下車者手也。臣向既以此得禍。而其名轉益著。是時萊陽姜如農塚如頂垓。公安袁特邱彭年皆避地吳下。憂危不保。臣向始聞遽踉蹌挈家東走。無所依乃依數君子。晨夕相聚為樂。里門追捕日急。不問也。臣向為人駿爽。有口善諧謔。飲酒博奕。僅及中人。而意趣周浹於人。無所抵牾。所至輒為傾倒。以是處窮阨之時。無所困苦。予匿武水榭壁中。聞人聲即怖欲逃。蓋不可同日語矣。乙酉南都喪失三吳兵起。予同家仲馭遇難。予妻及子女沈諸震澤。獨挈一子奔赴閩。轉入兩粵。備極顛躓流離之苦。臣向乃於其時全家返里。卜居松陽市。學治生。家以日裕。比予歸。業已買田置宅。有僮婢器用。居然稱素封矣。而予去家十年。入門蕭然。獨處貧乏。無賴滿目。淒酸往事如夢。然後知臣向之材藝遠過予也。或譏其與市徵逐。貿遷有無。無以異於市人。予歎曰。居今之世。吾黨方求為市人而不可得。臣向殆隱於市者乎。臣向外脫略。任意無拘。檢然有心計。億則

屢中其治生有范孺人爲之內助。外則任其子壻。已顧不問。但授以成算而已。吾嘗過其家。方治室。土木紛然。臣向一不以爲意。飲博如故。自度始以至落成。皆孺人爲之指畫經營。予大驚。已聞其治生亦猶是也。范孺人賢。每聞予至。輒悲。重念予妻方氏。曩與比屋時。朝夕相親。猶奴也。因說其賢明勞瘁。狀爲流涕久之。及聞予再有室。稍自給。則益慟。慟予妻之禦窮而殉節以死。不獲享今一日之安樂也。其可感也已。已臣向得心疾。家亦稍落。孺人憂鬱以死。臣向益失意。疾益甚。未二年亦歿。傷哉。初臣向於宅後倚山。構精舍數楹。多蒔花竹。山麓有石峭列。坦而羅諸階下。予至。卽爲設榻其中。數年前有人能行運氣法。從之坐者。啼笑舞蹈。皆不自知。臣向異之。乃虛精舍。聚市中求長生者。得十人。傳其法。法甚秘。誓不語人。未數月。十人中死者八。獨臣向與楊翁。皖水存。皖水精天文數學。年踰七十矣。與臣向交相善。兩人終信其法。常行之。皖水壽終。而臣向遂以是得心疾。常佯狂過市。與人忤罵。或以爲有託。而然獨見予。則言笑如常。但健忘。問答多重複耳。予所居北山樓。與臣向居相望。彼此過從索飲。既得疾。猶時造予樓上。飲以酒。不醉亦無妄言。但下樓則疾作。或至顛仆。以是其家相戒。勿與飲。後每至則辭以無酒。亦徑去。今思之。是一恨也。臣向與人和易。而於名義特重。少時爲塾師。有姬夜奔之。不納。明早以他故辭去。亦終不言。然負氣

好勝有祖墓為人所侵。訟之官。盡反其侵地。又嘗於陶公祠側置一別業。與市人爭成訟。別業毀而市人卒受責大困。乃已。凡其所必欲勝者。雖重費不惜也。性慷慨能任事。凡公事有疑礙者。為之畫策。或居間皆得當。人亦因是重德之。又喜物色貧士。有陳生官儀貧不能娶。以宗女妻之。予幼子撫祿未聘。適廷尉公有曾孫孤女。乃力為主婚。皆古誼也。善相人。嘗相兩富人子。曰某先貧後死。某先死後貧。悉如其言。臣向未嘗習風鑑。而言之皆中。可怪也。官儀曰。聞諸長老言。君昔舉家避賊山中。同居者糧絕待斃。君減餐分米共哺之。賊退。兩家皆免。未嘗以語人。豈非陰德乎。臣向以某年月日死。予哭之極哀。蓋傷老友之將盡。而患難與共之可哀也。歿二年。其子鴻藻。葬君於邑之麻山。謂知君者莫如予。予一言以表其墓。因述予所知者。據實書之以為之表。